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一

天津徐世昌

九江學案

粵東自阮文達建學海堂學者如林多從事漢學考證九江獨泯門戶之見崇尚氣節志在經世規模闔大可謂特立之士從游甚衆順德簡竹居最守師法述九江學案

朱先生次琦

朱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南海人所居曰九江學者稱九江先生道光丁未進士卽用知縣分發山西隻身之官攝襄陵縣先有劇盜趙三不稜越獄逃於未抵任時偵其所在假郡捕馳百里至曲沃夜縛之人以爲神縣有平水與臨汾縣分漑田民爭利構獄數年不決與臨汾令會勘定水則各用其半士人立碑

頌之聽訟告無成期狀無成式或不知書卽口訴行縣所至有
遮訴者在道與決引服則已恆終日不答一人創保甲追社倉
穀禁火葬罪同姓婚除狼患頌讀書日程在任僅百九十日民
俗大化引疾歸居家教授二十餘年從學者自遠而至同治初
被薦起用不出疆吏疏陳講明正學身體力行比閩族黨薰德
善良詔賜五品卿銜光緒七年卒年七十五先生爲學不分漢
宋尤重躬行其讀書之法分五端曰經學史學掌故性理辭章
所著述有七曰國朝名臣言行錄法朱子也曰國朝逸民傳嘗
仕者亦書据逸民柳下惠也曰性學源流瀾本誼而決其支也
曰五史實徵錄宋遼金元明采以資今也曰晉乘如程大昌雍
錄也其書名未定有論國朝儒宗者做黃梨洲明儒學案而不
分漢學宋學以辨江鄭堂師承記之非有紀蒙古者勤北邊也

臨歿之年謝絕人事從事整理既而疾作知難卒業盡焚其橐
僅存手輯朱氏傳芳集五卷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十二卷大雅
堂詩集一卷燔餘集一卷橐中集一卷後門人簡朝亮爲訂年

譜蒐集詩文暨附錄都爲十卷曰朱九江先生集行於世

參史傳

簡朝亮
撰年譜

年譜

先生居九江遠方從學者日至先生講學禮山下有古大夫歸
教州里之風於是講學終二十餘年每聞先生曰烏虜孔子歿
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誼乖豈不然哉天下學術之變久矣
今日之變則變之變者也秦人滅學幸猶未墜漢之學鄭康成
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卽漢學而稽之者也會同六經
權衡四書使孔子之道大著於天下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

遠軼前古皆朱子力也朱子百世之師也事師無犯無隱焉者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爲宗則攻朱子之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多尊漢而退宋以攷据爲宗則攻朱子爲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迺相矛盾虛學術之變古未有其變也烏虜古之言異學者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歧何天下之不幸也彼攷据者不宋學而漢學矣而獵璫文蠹大誼叢脞無用漢學之長有如是哉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吾今爲二三子告蘄至於古之實學而已矣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修身讀書此其實也二三子其志於斯虛修身之實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今之學者其聞古之孝弟則曰吾心固如此也其事則不能矣及其有

失也則曰事如此吾心不如此也然則汝心則是汝事則非孰使汝心不能達於事耶抑汝心未誠耳誠以行之如古之孝弟也家人且化焉鄭濂舉治家之道曰不聽婦言而已夫有言而不聽豈若化之而無言虐且骨肉之間學者動以理爭也夫烏知爭財者罪爭氣者罪爭理者亦罪禮曰門外之治誼斷恩門內之治恩掩誼蓋不可以理爭也有變則以仁術全之可也孝經曰立身之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立身也者名節之謂也今天下之士其風好利而鮮名節二百年於茲矣學者不自立非君子人也昔者伊尹辨誼武侯謹慎辭受與出處去就之間昭昭大節至今照人如日月之在天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鴻範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變化之道也能自克而勝氣質則剛柔濟事是攸好德也攸好

德則宜在五福不能自克而氣質勝則剛柔害事是弱也弱則宜在六極此學者之元龜也今之學者輒曰不羈威儀鮮自力詩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言亡國徵也以言學者亦亡身徵也故鬼幽鬼躁管輅猶覘之矣雖然修身者不讀書不可也讀書之實五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夫經明其理史證其事以經通經則經解正以史通經則經術行掌故者古今之成法也本經史之用以參成法則用法而得法外意矣性理非空言也易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性理者所以明吾學之大皆吾分也用之無所驕不用無所歉古來才大而器小或矜伐自用若管仲姚崇李德裕張居正者猶譏焉吾以爲性理之書誼如懿戒足以自箴矣歐陽氏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夫信以文章非及物者虐君子之學以告當世以傳

來者書以明之詩以歌之非文章不達也皆及物者也孔子曰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南宋而後古文之道淺衰天下必當有興
者二子其志於斯虜有明季年流賊乘之今吾衰矣金
陵之盜憂方大也孟子曰下無學賊民興可不懼哉

以上講
學大旨

先生曰讀書者格物之事也王姚江講學譏朱子讀書曰致良
知可也學者行之流弊三百餘年夫良知良能皆原孟子今舉
所知而遺所能虜既不讀書何以致良知也不讀書而致良知
宜姚江不以佛氏明心爲非也此心學之弊也子路佞於孔子
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孔子之讀書爲學其常也昔者姚江
謫龍場驛憶其所讀書而皆有得姚江之學繇讀書始也故其
知且知兵其能且能禦亂

先生曰陳文恭之學非不宗朱子也文恭自謂於古聖賢之書

無所不讀也其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此其所繇入德也明英宗北狩弟景帝立及英宗歸景帝錮之英宗太子皇太后所立也景帝廢之而立己子人倫蔑矣於是庠文恭不赴禮闈憲宗卽位復赴焉此其知出處之大誼也昔者定公元年孔子不仕而仕於定公九年當是時賊臣意如旣卒終使昭公合墓二子無猜道成孝友春秋之變而得其正也文恭足知之矣文恭之學讀書而靜養也朱子所法庠孔子者也文恭之教使學者端坐澄心未讀書而靜養則所養者未必端倪之正也非朱子所法庠孔子者也

先生曰六經者古人已然之迹也六經之學所以踐迹也踐迹而入於室善人之道也所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陸子靜善人也未嘗不

學然始事於心不始事於學而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雖善人
虐其非善人之道也

先生曰顧亭林讀書亡明之際抗節西山日知錄遺書繇體及
用簡其大法當可行於天下而先王之道必不衰

先生曰紀文達漢學之前茅也阮文達漢學之後勁也百年以
來聰明魁異之士多錮於斯矣烏虐此天下所以罕人才也

先生曰小學非六書而已也紀文達必從漢志非也朱子小學

小學之道也大戴禮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小學學小蓺焉履

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蓺焉履大節焉尙書大傳略同是故小學養

大學

先生曰皇清經解阮文達之所詒也殆裨於經矣雖然何偏之

甚也顧亭林之學不分於漢宋也今采其說尊宋者芟焉如日知錄

於易謂不有程傳大誼何繇而明虜之類今不采書以國朝爲目當時之儒非皆漢學

也若方靈皋者流迺一言之不錄也

先生曰宋儒言去欲漢學者以爲非曰所欲與之聚之孟子誼也彼漢學者東眠不見西牆矣人欲有公而有私也樂記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漢書黥布反高祖諭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然則布之欲也其宜去虜抑不去虜

先生曰荀爽九十五日而登台司眠鄭君何如哉比牒併名早爲宰相鄭君之素風無失也此行虜經學者也漢學之真也

先生曰經誼所以治事也分齋者歧矣邱文莊大學衍義補嘗辨分齋之非經學

所以名儒也分門者窒矣近人著書有以經學名儒分門者

先生曰儒有君子小人然儒林傳外立道學傳焉則宋史之失所尊也漢書鄭康成唐書韓退之皆列傳也奚必標異虜

先生曰今之子弟所志者科名而已所力者八股八韻八法而已故今之所謂佳子弟皆古之所謂自暴自棄之尤者也以上申古

之實

先生曰讀書者何也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處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隨而應天下國家之用

先生曰古之學者六藝而已矣於易驗消長之機於書察治亂之迹於詩辨邪正之介於禮見聖人行事之大經於春秋見聖人斷事之大權

先生曰漢書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吾聞經師之法日誦三百言數以貫之荀子誦數以貫之言重習也不及三年

雖在中人五經皆辯辯同編昔者東方朔年二十二上書自言十

浦傳學案卷一百七十一
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
凡已誦四十四萬言繇今攷之朔六年之中日誦二百言有奇
中人無不能也少苟失學何患於無年序

先生曰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此
古者大學之教也左傳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也夫春秋魯史也周官以大卜掌易故宣子晉之賢大夫也猶
於是始見其書宣子之所見者周之制也而歎之若此況益以
孔子之文序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
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曰皆異能之士也是故六藝之學不可
無序

先生曰樂經亡而不亡也樂章存乎詩樂節存乎禮孔子雅言

非不及樂也有存乎詩禮者也

先生曰注疏者學十三經之始也古今名家聲音訓詁去其違而終之經誼焉可也

先生曰漢興諸經復出秦火之殘釋者難之漢制治經專經也國朝初制未改專經今之困學者師焉或拘而失矣以眊荒經不猶瘡虍

先生曰韓子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然則通經將以致用也不可以執一也不可以嗜瓊也學之而無用者非通經也董子云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此董子之能通經也孟子言詩皆無達詁班氏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誼而務碎誼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今之漢學其免班氏之譏否也

先生曰朱子師程子者也朱子釋經不或匡程子之失虜志遜而辨辭恭而直朱子事師之誼也今之漢學喜攻朱子蜩沸者無譏矣將或中焉惜夫其不如朱子之事師也

先生曰六書小學治經者所時資也必謂先盡讀小學諸書而後可通聖人之道也將徒蔽之也爲其書之不能無鑿也

先生曰傳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故後之易家執其一焉則賊也

先生曰書僞古文亂經也

先生曰詩序傳之子夏而不皆子夏所傳者也學者辨焉

先生曰春秋之作懼邪說也孟子其通春秋之微告戒於百世者矣左氏公羊雖佐春秋惑邪說者十二三焉穀梁頗鑿然罕惑也故春秋之學舍傳不能通經違經不能正傳

先生日記云禮時爲大學禮者宜何如會通也

先生曰史之於經猶醫案也

先生曰書與春秋經之史史之經也百王史法其流也正史紀傳書也通鑑編年春秋也以此見治經治史不可以或偏也

先生曰二十四史讀之者其要可知也四史

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史

之冠也明史史之近也

史記六國表序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

先生曰資治通鑑史學之大用也雖百世可爲王者師矣畢氏之續未逮也然續者猶推焉

先生曰通鑑立文先書之要後書之詳蓋綱目存焉矣若夫綱

目非朱子成之也纂於門人

趙師淵諸人

其文竄而疏

先生曰通鑑書戰者詳兵謀之蓄也

先生曰紀事本末其尋之也易不亦宜備庠

先生曰孔子雅言周之掌故備其中矣詩商頌而外皆周詩也書則周書爲多夏殷之禮微所執者周禮也

先生曰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讀九通是謂不通

先生曰掌故之學至賾也繇今觀之地利軍謀斯其亟矣

先生曰知掌故而不知經史胥吏之才也

先生曰古無所謂理學經學卽理學也顧氏之言是矣雖然性理諸書翦其繁枝固經學之佐也

先生曰易尙文言後之語錄則無文矣

先生曰人有鄉黨自好之人文亦有鄉黨自好之文君子不爲

也來如竟之林木非散蘇琳林散大以士大夫立各論也

先生曰經史之誼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則辭章之發也非

猶學文人無足觀者矣宋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

先生曰有古誼然後有古文明之七子學古文而未能無古誼

也韓子讀三代兩漢之書志其誼法其文文成古文誼求古誼

也學者為文志過其師迺及其師故學文不徒自韓子始韓子

以來名家輩出皆有可師然莫如韓子唐以前之文多華唐以

後之文多樸唐以前之文多曲唐以後之文多平唐以前之文

句多短唐以後之文句多長散文駢文古無別出堯典申命孔

傳繫辭可類明也故曰駢文有氣即為古文壽文非古也君子

謂之諂古詩三百今之詩法通焉李杜韓蘇詩之四維得於詩

三百者尤多

先生曰為韓侂胄作南園閱古泉記者陸務觀也為石亨作族譜跋者吳子傳也為嚴嵩作鈐山堂集序者湛元明也皆君子而失之者也故曰許人一文猶許人一女以上申讀書之實

先生曰居父母之喪不可以居講院也功令之所嚴也然而知之者罕也哀哉

先生曰雖有國賊敢不畏直節之士哉淮南王安日夜為反謀

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誼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

宏等如發蒙振落耳資洽通鑑然則漢之丞相苟有汲黯之風也淮

南必不動矣

先生曰士之於名節也終身之力豈一日之幸悖宋史盧秉謁

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麤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

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

先生曰施彥執有言今人或處己廉然措克百姓上以媚朝廷
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此劫盜也

北窗

炙輒錄

先生曰今之學者盜為介毋為其通

先生曰朱子稱呂伯恭變化氣質何哉伯恭之少也性暴怒及

讀論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自克也朱子稱之將以告吾

學者也讀書自克吾學者之事也

先生曰宰相者士之所為爾士無威儀雖與之宰相非其器也

鄭縈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

新唐書以上申修身之實

文集

擬請復漢儒盧植從祀摺

竊聞禮有五經蓋注疏之功大士有百行惟忠孝之道光尋墜

緒愈景遺徽表人彝斯隆祀典伏攷漢儒盧植涿郡涿縣人剛毅有大節與鄭康成同師撰尙書章句三禮解詁而所注禮記與鄭注並行後代謹案禮記一書爲羣經總匯其間兼言三代之制不無純駁之分而後儒立解大約推尋義理則易攷釋名物則難惟後漢鄭康成盧植二人得師說於不傳之餘深文奧解迴絕扳躋誠經學之大師聖門之宗子也有唐貞觀二十一年增定孔廟從祀二十二人植與康成實在其列當時敕撰五經正義前儒傳注何啻百家諸臣攷訂異同至詳至晰從祀之典獨取此二十二人亦可謂是非之公矣代厯千年未之有改至明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之議以盧植鄭康成學未顯著改祀於鄉我朝崇重經學雍正二年世宗憲皇帝詔復鄭康成從祀迨乾隆中儒臣杭世駿著議請復植祀與康成一體議未果

上士論惜之夫植書今雖不存據鄭志答吳模云注記時執就
盧君則康成注禮亦嘗就問於植矣孔穎達唐代通儒其撰正
義自蕭望之許慎賀循而外南北諸儒若庾蔚賀瑒皇甫侃熊
安生諸人莫不抉其疵謬疏其結轡而禮記疏中所根據於植
者凡二十九條皆與康成顯然爲異而不敢少加評駁至詩疏
續漢書禮儀志注通典諸書均多援引植注而有宋朱子亦亟
稱之則植之於禮純矣粹矣焉得以學未顯著少之也夫康成
閉戶釋經其節概在逃何進之辟避董卓之徵而植當漢祚式
微中人構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幼主河津之間造次必於忠
義爲東漢宗臣第一暨乎卓議廢立楊彪袁隗之徒皆喬木世
臣坐而結舌植獨抗論不回舐觸兇噬僅以人望獲免此非服
膺聖教博習經訓能若是其見危不奪乎是故荀爽推九家之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一
易悞墨而就三公蔡邕正七經之文依倂而參末議未有若植
之勁節彪炳炤耀史冊者也推其經術則如彼條其行誼又如
此當復從祀似無可疑查自咸豐同治以來漢儒毛亨宋儒陸
秀夫明儒方孝孺等或以傳經或以仗節先後列入從祀況植
專家之學足範千秋徇國之誠亦風百世所謂隆禮由禮經師
人師竊應請旨准復從祀以光大典於以還千載崇德報功之
舊於以正前朝懷私變古之愆風聲所樹士類奮興使天下儒
紳之徒皆知遺經之可尋大節之當立矣

格物說跋

格物說三篇定古經之正詮屏羣言之底滯匡謬正俗辨僞得
眞使程朱確詰復明天壤泰山可移此案不動矣中明陽明王
氏倡致良知之說不求諸事而求諸心由是心學盛興波蕩天

下三四百年餘風未殄可謂烈矣謹案漢書注良實也孟子良能良知不過與良貴之良同義本無深解不聞以此爲七篇宗旨也況摘去良能專稱良知謂千古聖賢傳心之祕在是虐大約王氏言吾人爲學不資外求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蚩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失也明鏡之應一照皆真是生其心處妍者妍蚩者蚩一過而不留卽無所住處其平日論學指歸往往如是然試問良知作此解說果有當於孟子論孩提愛親之仁否蕭梁之世達摩西來始厭棄經梵直指本心不立文字陽明祖述其說並稱佛氏之言亦不之諱欲使儒釋相附害道甚矣此說中篇歷剖心學之誤條辨如稼書桴亭而出以名通證明如清瀾北海而去其僞激儒者有用之言所謂闡道樹教縣日月而不刊者也

附錄

先生年十三曾廣文釗說其幼敏以謁制府儀徵阮文達公命作黃木灣觀海詩文達驚曰老夫當讓此子出一頭地勝予彩

旗門作矣

年譜

年二十九盧制府選高才生十人肄業學海堂先生居首以疾

辭不赴

同上

先生需次山西凡五年僦居僧舍出則徒步入則齋鹽嘗貽人書曰昔魏果敏官京師不攜眷屬王漁洋尙書戲作詩嘲之曰

三閒無佛殿一箇有毛僧今有佛勝果敏矣

同上

先生歸林下後集宗人捐產贍族修范氏義莊之法完稅祀先
養老勸學閱婺卹孤球喪賑歎手定規條輯家譜及朱氏傳芳

集皆謹嚴有法

同上

先生官山西時與安邱王棻友筠訂交數貽書論學謂方今士習日漓根柢倏薄不知伊於胡底人材墮壞職此之由海內耄碩生翳然將盡後生不見老成卽聾從昧將謂讀書學仕不

過爾爾言絕深切

文集答王棻友書

九江弟子

簡先生朝亮

簡朝亮字竹居學者稱簡岸先生廣東順德人廩生樊學使恭煦奏保以訓導選用光緒末禮部奏聘爲禮學館顧問官辭不就先生年二十四從九江學三年學成九江旣卒先生敘九江講學之言爲講學記又編九江集而撰年譜列於卷首復纂九江傳蓋依後漢書鄭康成傳唐書韓昌黎傳例焉先生以教授終其身著述日勤往往徹宵無寐皆本古經之義而旁通諸史

時詔遠近學者申告之斷斷乎嚮宜其義著有尙書集注述疏
三十五卷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十卷孝經集注述疏一卷禮記
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口卷讀書堂詩文集十三卷民國二十二
年卒年八十三

參讀書堂集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序

論語之經六經之精也百氏之要也萬世之師也所謂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秦雖火之不能滅之漢終復之易曰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自漢迄宋而至於今也為論語之學者明經
以師孔子也惟求其學之叶於經而已矣烏可立漢學宋學之
名而自畫哉昔聞之九江朱先生曰古之言異學者畔之於道
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
道歧何天下之不幸也今念斯言道中既不安豈不由道外而

他求歟則道中咻者過矣朱子之爲論語集注也自漢迄宋皆集焉終身屢修之欲其叶於經也其未及修之者後人補之正之宜也程子易傳諸經說朱子酌言矣若詩鄭箋之於毛傳若周官後鄭注之於先鄭說皆補之正之而有叶也何爲平蔽者執漢學以攻宋學也而或平之曰漢學長訓詁宋學長義理斯不爭矣是未知叶於經者之爲長其長不以漢宋分也明經之志君子無所爭也義理莫大於綱常經言殷周所因而知其繼也馬氏以綱常釋之曾子稱昔者吾友而不名如知其友何人也必於義理知其友從事也馬氏以顏淵釋之此漢注非訓詁者朱子采其說此其義理之長也鄭氏釋雅言爲正言則言易春秋亦皆正非惟詩書執禮有然矣朱子以常言釋之然後見易春秋不常言也史記稱孔子教弟子者足徵也博約之教乃開

後學鄭氏釋此經者不釋約焉朱子以約要釋之由知而行皆要也孟子之學曰說約曰守約其自斯發歟此宋注明義理者以訓詁而明此其訓詁之長也蓋叶於經者之爲長也今必先知類焉左傳稱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此因楚靈王不能自克而言也杜氏曰克勝也据釋詁也朱子說同今据说文而曰克肩也猶任也亦据詩傳箋也仁以爲己任克己者任己也克己與由己上下文同非一例釋之不洽也惟多欲如楚靈王謂之不能自任可乎經言斯焉取斯其同而異矣復禮曰克己勝己之人欲也爲仁曰由己從己之天理也若孟子言善不善於己取之也今日以天理勝人欲非古學之言何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性之欲在人上智則天理純者不萌人欲外物無由使之化中人則不能然

其性始相近其習終相遠故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謂私欲在己焉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其欲奚私乎己有人欲之欲勝私欲則可克也故經言毋我也己有天理之欲從公理則可由也故經言我欲仁也己者我也今釋己一例任己者不言勝己且言由己也有自由之任無自克之勝天下不因之野心不仁者幾何其亦一日而風天下矣一貫自子貢言若大學言致知格物物格知至也一貫自曾子言若中庸言達德行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於以明貫通之學矣今據廣雅而曰貫行也吾道壹是皆以行之此似而非者既知必行言學之常以問子貢何有疑焉道在行事當通告門人不當呼曾子獨告焉夫士非貫通之學以末藝而專其名曰格致將行之天下而窒矣蘧伯玉古君子知治亂者也大戴禮稱衛靈公進伯

玉者以史魚尸諫而進之其仕在史魚卒後矣左傳稱季札適衛言衛多君子序蘧瑗在史鮪諸賢大夫之先以德序也非以位也其時伯玉不仕也故其避孫林父甯喜之亂皆可速行自完大節天下聖賢人皆樂與伯玉交也誠君子哉朱子從左傳者以斯乎今不攷之以爲伯玉已仕矣如左傳說則伯玉者春秋之馮道也而朱子攷之深矣蓋朱子說旣叶而當有申者若此類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此召子而欲其往焉猶陽貨欲見孔子也欲見者欲孔子見之也彼欲其見此欲其往也故此與佛肸同列陽貨篇中召子欲往以一句讀也舊說讀曰公山弗擾以費畔曰召曰子欲往則失其讀矣如舊說當曰召子子欲往召下宜多子之文也今突爲一言曰召非書法也公山氏之亂左傳言仲尼命伐之矣以此知召而子非欲往也子

路不說曰者子路不說公山氏而有言也其爲文與子路愠見
曰例同子路有言以商於孔子孔子不斥言之故汎以召之有
用者而言明其用爲東周非若公山氏者也是徒召之矣佛肸
召子欲往以一句讀也佛肸則微讀焉佛肸召子而欲其往何
異公山氏之欲乎而不先書之曰佛肸以中牟畔以此在子路
言中也鄉黨篇曰君命召其篇首特書孔子於先書法然也故
孟子萬章篇稱之曰孔子君命召今非其例也舊說讀曰佛肸
召曰子欲往亦失其讀矣子非欲往而子路言子之往也則設
言云爾猶夫子無求而子貢言夫子之求之也孔子不斥言之
故比物爲喻焉召而不往堅以白也如往應之自苦無用猶匏
瓜繫之急濟之人而苦不可食也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魯
語固言其不材也朱子於二召者承舊說焉子路毋有公西華

之言志也非孟子言得志澤加於民者歟曾皙之言志也非孟子言不得志獨行其道者歟孔子喟然歎而獨與點者感其時無知己也周生氏曰善點獨知時也朱子不采其說而別言獨與點之異者遂謂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殆忘乎三子對孔子酬知之間也殆忘乎孔子許三子爲國之言也僞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此僞古文尙書也襲論語而竄焉孔子述古之言曰所重民食喪祭所重者特提其下四者之辭重民其先也古注曰重民國之本也此孟子所以言民爲貴也漢書曰王者以民爲天謂莫重乎民矣所重先重民其食喪祭則因民以重焉食以養生喪以盡孝祭以報本五教在其中矣不言而統之也何其文之善也如僞武成之文讀者將以爲重民之五教也參於論語將以爲所重者民之食喪祭也孰知所重先重民乎

則淆矣朱子嘗疑僞古文而猶引之則未及修之爾蓋朱子說未叶而當有別者若此類也朝亮不敏謹以論語諸家專書及散見者萃而攷之爲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凡與朱子異而不叶於經者辯焉其異而有叶者采焉何氏集解皇氏邢氏疏陸氏釋文錄之皆詳諸家說純采者名不純采者不名亦經述周任有言與概述言之意也其或爲公言或不純采者會二三說爲約言皆述之而統之曰論家說莫不蕪也如論衡稱說論之家也凡述而修之爲注文者皆存疏中加謹案語焉因朱子而通修同爨烹甘修竈無分也經異文錄其要者習見之典分讀之音有不可闕則錄之斯備始學者也學先讀經繼而讀注則巡經讀疏則巡注其曲達者相依以達然後又反而讀經將自得也朱先生曰以經通經則經解正以史通經則經術行今所述

者敢忘乎疏中旁及諸經推孔子博文也引史可節今亦或詳
須事明爾易象傳文言詩序其體皆文斷而連可通以爲疏文
之法庶不至野言無章今將勉之而歉然也自丁未歲終尙書
述草旣畢越歲仲秋由論語述草先後兵燹閒以金合子韞述
草而蕩蕪土中者三今歲季冬草成方十年矣經二十篇述疏
因集注本每卷二篇凡十卷諸學子校錄而資之以栞有答疑
問者羣自志之別爲一卷附於後斯有助也尤相厲焉嗚呼今
求其學之叶於經者非惟其說之叶也將必其人之叶也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經之教告何如也今
老矣歸何所矣非天下經術而誰與歸乎

孝經集注述疏序

孝經者導善而救亂之書也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蓋天下原自順者以此順之導善也故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性善也天下或不順者亦以此順之而順救亂也故經曰事親
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夫必其不驕斯居上不召亂
以亡也必其不亂斯爲下不犯亂以刑也必其不爭斯在醜衆
不近亂以兵也孝子之事親若斯也故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
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
亂之道也此三者皆自不孝而來不孝則無可移之忠由無親
而無上於是乎敢要君不孝則不道先王之法言而無法於是
乎敢非聖人不孝則不愛其親而無親於是乎敢非孝惟經則
教以孝而大亂消焉孝經家舊說其得者文明在天地閒也其
失者有六今宜辯之矣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
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其總結之

文遂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其所謂無如論語無小大之無謂無論也其孝無論爲終爲始
不患其力不及焉孝由天性故也其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者明
乎成終以成始也惟終而立身行道則始而身不毀傷乃有成
也庶人者國語所謂四民也管子所謂士農工商也四民之士
未仕而終身庶人若顏子是也而經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此其在庶人則既仕也其在天子則舜禹湯武
也而舊說釋孝無終始者多異其承中於事君之終始而言則
未仕若顏子者何以該乎其失一也禮祭義云虞夏殷周天下
之盛王也孝經稱先王者溯古之以孝治天下者而稱焉虞之
帝舜亦先王也猶禮運稱上古爲昔者先王也而舊說未會通
之稽古者惑矣其失二也經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

盡矣生民者生人也統貴賤尊卑而言自天言之皆生民也詩
言后稷者曰厥初生民固以生民歌配天之后稷也而舊說不
及於斯遂有疑喪親章不言天子之事其失三也經曰生則親
安之祭則鬼享之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
有兄也而舊說言天子者惟以親沒言之惟以諸父諸兄言之
奚不思舜爲天子而生事瞽瞍歟奚不思漢高帝有父太公有
兄郤陽侯仲歟其失四也孔門之學德行與文學兼稱孝經之
行其德行也孝經之文其文學也故經有互文有變文有省文
有分應之文有回顧之文有主孝而遞推之文有重教而獨承
之文有言政而微及之文讀者習之則近文章如禮儒行也而
舊說察其文者希甚且疑其誤又或句下爲注焉連者斷之無
以見一章中之善屬文者其失五也僞古文孝經云閨門之內

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僞者之淆禮制也大戴禮本命篇云女日及乎閨門之內此禮內則所謂女子居內也其所謂男子居外者豈不在閨門之外邪今僞者淆之矣而舊說或從僞古文本而不察也其失六也朝亮幼讀孝經長而聞九江朱先生講學以孝爲先則於此經不敢荒矣時而教授每開說此經遂有答諸學子問而辯舊說者或口答之或筆答之羣皆志之編爲孝經答問一卷舉大略云爾丁巳歲季冬論語述草旣畢乃思孝經爲諸經之導也當有集而述之由是攷於古義酌於今時多徹宵起草越歲季秋草有孝經集注述疏一卷因附答問於後昔陸氏著釋文諸經皆摘字爲音惟孝經以童蒙始學摘全句蓋欲其易知也今之所草其亦將備始學者歟自念童時家君以孝經命之讀布席於地執書策

而坐於膝下讀焉今無幾何身年六十有八雖目光尙如童時而親亡矣書策徒存安得如膝下讀孝經時也

九江交游

王先生筠

別爲貫山學案

徐先生台英

徐台英字佩韋南海人道光辛丑進士官湖南華容耒陽知縣多惠政華容俗好訟治尙嚴遇諸生訟輒試以詩文戒其改行規復書院自課之曰陸清獻爲今日與諸生講學吾不曉講學若致人作文因而誘之讀書立品是吾志也縣田有圻田坵田之分田無底冊遇蠲緩胥吏影射滋弊乃清田冊注花戶糧數立碑坵上宿弊一清又定修隄章程隄固而賦辦耒陽徵糧亦多弊激爲民變革里差立里長弊亦清以憂去官同治初與九

江同被薦起用發浙江署台州府知府未任而卒先生與九江交最深九江曰佩韋爽直吾執友也未第時親知惜其才將資之出仕九江獨寄詩止之後兩人皆官縣令九江未竟其用先生治行冠絕一時歿後湘陰左文襄公疏陳其政績宣付史館

入循吏傳

參史傳
九江年譜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一終
阿長平六十百八繼目光倫取直制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二

天津徐世昌

嘯山學案

合盛嘯山崛起孤寒潛心實學嗜古博覽於名物訓詁音韻樂

律厯算靡不貫通尤精校勘同光以來江左學者推為祭

酒述嘯山學案

張先生文虎

張文虎字孟彪號嘯山南匯人貢生客江督曾文正幕於克復

江寧時奏保以訓導選用主江南書局最久晚主南菁書院講

席光緒十一年卒年七十有八少孤家貧初為里中童子師藉

脩脯以養母洎補邑諸生頗肆力於詩古文辭既而讀元和惠

氏婺源江氏休寧戴氏嘉定錢氏諸家書慨然歎為學自有本

原馳騫枝葉無益也乃取九經漢唐宋人注疏及其他經說精
思博覽由形聲以通其字由訓詁以會其義由度數名物以辨
其制作由言語事蹟以窺古聖賢精義之所存旁及樂律厯算
莫不洞悉源流實事求是嘗以漢魏以來古樂失傳而古書之
存於今者徒滋後人聚訟乃因端以考其器數審其聲氣以究
古今之變作古今樂律考又以顧氏觀光所撰殷厯攷所以申
鄭氏一家之言顧證之經傳實鄭氏誤執緯書及大傳之文致
召誥注破經從厯而劉歆又損夏益周移前五十七算以求密
合經文因作周初歲朔考以疏通之二稿經寇亂散佚未及整
理成書其爲學長於比勘凡遇疑義必反覆窮究廣證旁引以
匯於通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著有舒藝室隨筆六卷續筆一卷
餘筆三卷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五卷舒藝室雜著甲編二

卷乙編二卷賸稟一卷鼠壤餘蔬一卷尺牘偶存一卷詩存七
卷詩續存一卷索笑詞二卷牧笛餘聲一卷湖樓校書記一卷
餘記一卷西泠續記一卷蓮龕尋夢記一卷夢因錄一卷懷舊
雜記三卷又選輯唐十八家文錄若干卷

參史傳 閱
萃祥撰行狀

舒藝室雜著

大衍用數解

大衍之取數五十也劉歆五十相乘之說爲近蓋三變成爻生
數之顯於歸奇者惟一二三四成數之藏於過揲者惟六七八
九而皆從五十相乘之數變化以生五十者太極也虛其一者
數之原也分而爲二以象兩儀總四十九策未知其孰奇孰偶
也挂一以象三而奇者偶偶者奇蓋人參天地人事動而奇偶
變矣合四十八而四數之得十二適象一歲之月今在兩手則

有奇零故扌之以象一歲之閏餘是為第一變又再扌而成一
 爻積三次歸奇之數而已含一卦猶三歲而置閏也故曰歸奇
 於扌以象閏曰再扌而後挂此挂字疑卦之譌也既成一卦矣
 何以又舍扌而從過揲之策也扌所含者三畫之卦耳且未能
 通其變也故但數其過揲之策以為一爻視其為老為少以觀
 變否而不據以定卦猶之閏月無中氣不可以起厯也迨十有
 八變而定六畫之卦猶十九年七閏而成一章也於是變化成
 而吉凶可占此人所為而鬼神寓於其間故數可知也其變不
 可知也今以四十八策演之為表如左

自下而上

凡歸奇之扌左二右二左一右三左三右一皆得四為奇左四

右四得八為偶

第三 扌四 餘三 十六 變
 第二 扌四 餘四 十 變
 第一 扌四 餘四 十四 變

右得三十六策為老陽而其扞為四四四含乾之象

第三 扞八 餘二 第二 扞八 餘三 第一 扞八 餘四
變 十四 變 十二 變 十

右得二十四策為老陰而其扞為八八八含坤之象

第三 扞八 餘二 第二 扞八 餘三 第一 扞四 餘四
變 十八 變 十六 變 十四

右得二十八策為少陽而其扞為八八四含震之象

第三 扞四 餘三 第二 扞四 餘三 第一 扞八 餘四
變 十二 變 十六 變 十

右得三十二策為少陰而其扞為四四八含巽之象

第三 扞八 餘二 第二 扞四 餘三 第一 扞八 餘四
變 十八 變 十六 變 十

右得二十八策為少陽而其扞為八八八含坎之象

第三 扞四 餘三 第二 扞八 餘三 第一 扞四 餘四
變 十二 變 十六 變 十四

右得三十二策為少陰而其扞為四八四含離之象

第三 扞四 餘二 第二 扞八 餘三 第一 扞八 餘四
變 十八 變 十二 變 十

右得二十八策爲少陽而其扞爲四八八含艮之象

第三變 扞八 餘三十二 第二變 扞四 餘四十 第一變 扞四 餘十四

右得三十二策爲少陰而其扞爲八四四含兌之象

由是觀之一畫之中已各含一卦歸奇過揲其數與象無不相

應而包含於四十八策之中然則挂一之無與乎歸奇明矣二

三變之無取乎挂一亦明矣 唐張轅宋李太伯郭子和皆云二三變不挂一 而程子曰

去一卽挂一朱子曰二三變仍如初挂一黃南雷曰過揲已含

策數無間歸奇胡滄曉曰第一變挂一棄去不用而二三變挂

一仍并入歸奇何其紛紛乎惟蘇子瞻曰陰陽之有老少宜於

揲著求之一爻而三揲著譬如一卦而三爻也庶幾似之惜其

猶以多少論陰陽而不求之奇偶也

琵琶二十八調攷一

曩讀欽淩氏次仲燕樂考原論唐宋燕樂出於琵琶琵琶四弦
合宮商角羽四均均爲七調故凡二十八調心竊疑之然疑燕
樂七角調不用正角而借變宮當次羽後何以在羽前又其言
曰琵琶首弦卽琴之第七弦其末弦卽其子聲名爲黃鍾而實
皆太簇其二弦名爲太簇三弦名爲姑洗而實皆應鍾則更自
相牴牾依宋人以字配律則首末兩弦其黃鍾邪則散聲當爲
合字其太簇邪則散聲當爲四字二三兩弦其太簇姑洗邪則
散聲當爲四字一字其應鍾邪則皆當爲凡字若依淩氏以字
配聲則首弦宮當爲上字次弦商當爲尺字三弦用正角則當
爲工字用變宮則當爲乙字末弦羽當爲四字今正宮調散聲
首末兩弦皆合字固合黃鍾之律而次弦上字三弦尺字則皆
不合設謂不當執正宮調爲據則合於何調邪且論調不以正

宮爲首又當起何調邪夫大不踰宮細不踰羽據五正聲而言也徵羽之數大於宮所以通旋宮之用也宮爲中聲徵羽在前商角在後宮居其中亦所以尊宮也白虎通言弦爲離音盛德在火其音徵故弦音首徵管子言五聲之數起於倍徵自古然矣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用其倍度爲濁徵而俗工以其聲最大仞爲黃鍾隋鄭譯已有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首乃用黃鍾爲首之疑蓋傳譌已久宋楊守齋始審定琴之第三弦爲宮明鄭世子樂書始言琴大弦爲徵我朝律呂正義及通州王氏坦琴旨始推闡極致而弦音首徵之理大明於天下凌氏謂正宮一調不足以概他調彼自挾其所見牢不可破抑知證之琵琶而說仍不可通邪然蓄疑幾三十年終無以自釋日偶釋律呂正義續編琵琶生聲取分之法意其與琴理相通而案之仍扞

格子夜臥不成寐展轉閒忽憬然悟琵琶四弦實當琴七弦之
用理本明顯嚮者乃如鼯鼠之入牛角而不能出可笑也六十
何謂琵琶四弦當琴七弦之用也琵琶首弦當琴之大弦二弦
兼倍徵倍羽也其次弦當琴之三弦宮也其第三弦當琴之四
弦五弦兼商與角也其末弦當琴之六弦七弦兼正徵正羽也
凌氏謂琵琶無徵弦故無徵調不知鄭譯明言蘇祇婆琵琶有
五旦而遼史祇云四旦者徵羽同出一弦聲易相混羽調行而
徵調廢蓋并入羽調矣徵調雖廢而徵弦故在後人又誤以爲
宮弦遂無以處徵弦矣羽音在首主調而宮反隨之故曰宮逐
羽音弦音二變不起調附變宮於商弦故曰商角同用然其易
混猶徵羽也故至宋而七角調亦亡蓋亦并入七商矣若以商

角分主三四兩弦何云同用且七角亦何至於亡蓋凌氏謂二十八調本出琵琶是也謂琵琶四弦適合宮商角羽四均非也謂首弦為黃鍾為太簇可也謂中兩弦為應鍾不可也請依正義生聲取分之法而析言之如下篇

五且攷三

琵琶各弦通長二尺一寸六分命為子分用三分損益法順推七聲子分下生得一尺四寸四分為未分未分上生得一尺九寸二分為寅分寅分下生得一尺二寸八分為酉分酉分上生得一尺七寸○六六為辰分辰分下生得一尺一寸三分七七為亥分亥分上生得一尺五寸一分七為午分是為七正律又以通長為午分用四開三因法逆推之午分下生得一尺六寸二分為巳分巳分下生得一尺二寸一分五為戌分戌分上生

得一尺八寸二分二五爲卯分卯分下生得一尺二寸六分六
八爲申分申分上生得一尺八寸二分二五爲丑分是爲五變
律合七正律五變律爲十二分各加半聲共得二十四分中去
丑午亥三分及丑午辰申戌亥六半聲共九分實十五分以配
四相十品則子分爲全度寅分爲第一相卯分爲第二相辰分
爲第三相空巳分爲第四相未分爲第一品申分爲第二品空
酉分爲第三品戌分爲第四品子半爲第五品寅半爲第六品
卯半爲第七品巳半爲第八品未半爲第九品酉半爲第十品
案正義以辰半爲第八品巳半爲第九品未半爲第十品申半
爲第十一品酉半爲第十二品戌半爲第十三品而今常用琵琶
祇有十品不用辰申戌三半聲之分而空其第三相第二品則又去辰申二分
每弦止十三聲而已乃命首弦全度爲黃鍾配合字爲仲呂之
倍徵以次得七徵調廢不用其轉弦則全度爲倍太蕤配四字

為仲呂之倍羽即正平調以次得七羽調命二弦全度為仲呂配上

字為宮即道調宮以次得七宮調命三弦全度為林鍾配尺字為仲

呂之商即小石調以次得七商調其轉弦則全度為姑洗配一字為

仲呂之閏角即小石角以次得七角調七角皆借變宮與琴異命末弦全度為

正黃鍾其轉弦全度為正太簇皆如首弦由是觀之則二十八

調實以仲呂一均為首試於其空相空品之位徵之猶識曲者辨於乙凡

之位也不能增減不可移易而徵羽先宮與琴同軌凌氏乃執首

弦為宮之成見以詆王說抑亦固矣

此下答艾譜園書

兩次承示課作塵穴堆積久稽裁答為歉論盾征一篇謂孔傳

是而經文增季秋為非自鄙人言之偽古文固非而偽傳亦未

必是其誤蓋自杜元凱始史記夏本紀引盾征序與今本同但

云義和酒淫廢時亂日而已春秋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傳大史引夏書辰不集于房四句杜注云逸書其時僞古文未出故也而訓集爲安訓房爲舍日日月不安其舍則食夫日月相去遼闊因月在日下人目見其蔽日故謂之食此論出自後人杜所未知不安其舍云者蓋以爲同舍相陵爾而解辰爲十二次之辰解房爲次舍之房然則次不集于次乎作僞古文者承其誤又見太史云過分未至遂增季秋月朔句攙入脣征篇夫夏之九月日月會大火之次房屬大火謂之季秋可也大史明言當夏四月則夏之孟夏安得謂之季秋且夏之季秋又安得謂之正陽之月邪僞孔傳云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蓋與杜義同而訓集爲合云不合卽日食夫日月合食盡人所知不合而食振古未聞而孔沖遠方且漫爲之釋殆疏

體然與然則辰不集于房果何謂也曰天子日視朝於路門之外辰者視朝之辰也房如今僂朝房者亦曰朝堂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天子視朝則羣臣辨色而入趨伺於此所謂集也太史曰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杜注辟正殿過日食時正義引近世儀注天子辟正殿坐東西堂百官坐本司蓋天子罷朝羣臣皆罷故不集于房以重天變下云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則救日之事古今禮雖未必盡合而大略相同故引夏書以證之辰不集於房此人世君臣遇災戒懼之禮大史述之以諷昭子不然日食之變而徒瞽瞍夫庶人之紛紛邪書闕有間是否盾征之文不可考而季秋月朔四字其爲僞撰攬入無疑而其致誤之由則源於集解之誤解也閻百詩以授時時憲二麻推算盾征之文事事不合

斷古文之僞夫史記不著共和以前年麻劉歆損夏益周不足徵信竹書所紀荒謬無稽且多後世附綴皇極經世鑿空推行何從求合置之不論可矣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大史言之鑿鑿而以今術上推是年十月建甲戌朔入日限乃非六月疑歲前誤多置閏故積差而前春秋所書祇仍舊史非止一端足下窮經好古姑以相質

答楊見山都轉書

子高所輯管子校正及身受刊金陵書局於近世諸家采掇甚廣獨未及大著想副墨無存矣來教論牧民篇之錯字問字乘馬篇之天字八觀篇之捐字侈靡篇之家字敬聞命矣惟七臣七主篇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俊反而行私請尹注俊謂佞詐也背理爲私以佞詐訓俊古未之聞蓋其本佞譎作狡然狡字亦無此訓劉氏

知俊即交字乃意反字為友王氏從之竊謂此俊乃交接之交

如上交下交交左交右交際之類與交友義稍別古蓋祇用交字後世作俊

故疑反為友之衍誤俊字屢見明法解明法篇作交蓋管子一書專

重法制禁令隋志入法家而漢志入道家蓋亦史公老子申韓同傳意明法篇及解極論君

臣不守法令之敝正與此篇侵主侵臣之說相表裏文繇不及

引契勘自見好俊句來教引作好姦反而行私姦字似承韻會

之誤段注俊下已辨之句末無請字豈別有據本邪又此篇首論申主

任勢守數以為常周聽近遠以續明皆俞太史云當作比是要審則法令

固賞罰必則下服度王氏讀申為信竊謂申古作申與明字形

近而譌明法篇云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明法解云明主者有

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

即此篇任勢守數之意下文亦屢言明主而續明二字尤為塙

證申主信主他處未見他書亦未見也管書本多附益又錯誤不可悉理一知半解無當攷證聊獻所疑兄好學深思兼得大賢之傳所校諸書必有心得亟宜彙寫成帙以爲道古者津梁先睹爲快

與熊蘇林書

承示駱司訓算書二種讀竟奉繳李四香開方說詳於超步商除翻積益積諸例而不言立法之根今初學者茫不知其所謂駱氏於諸乘方方廉和較大小加減之理皆質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定商諸術尤足補李書之未備誠學開方者之金鎖匙汪孝嬰創設兩句股同積同句弦和一問以兩句弦較中率轉求兩句弦較立術迂迴駱氏以正負開方法徑求得兩句頗爲簡易衡齋亦當首肯也立方以上古法頗略孔髣軒少廣正負

內篇列帶縱立方變體十三種以補古人所闕有裨於算術甚鉅三乘以上不過算家借喻其稠疊之數本無其形學者往往守其法而莫明其理孔氏始化積爲邊俾方廉皆顯駱氏諸圖皆襲之而不言所自轉於他處諱其姓氏反脣相稽得毋褊乎天元如積之術至明失傳梅文穆始以借根方發其覆爾時推闡未至容有之李四香校測圓海鏡而大明其說不可謂無功借根方之多少卽天元之正負其兩邊加減卽天元正負相消之理論其法借根方固不如天元之簡然天元實方廉隅稠疊之位實賴借根方之幾負數幾根幾平方幾乘方而益著駱氏必欲翻梅李之案而直詆爲不知天元噫過矣且其言曰正負者加減之謂多少則盈朒有迹試問加減何自而生乎以此減彼而有餘則謂之正以彼減此而不足則謂之負有餘非多乎

不足非少乎以此之正消彼之負而見盈

正數多

則變彼之負而

爲正謂正非盈可乎以彼之負消此之正而見朒

負數多

則變此

之正而爲負謂負非朒可乎天元左右數正負可互易此與兩

邊加減法異而理同李氏以爲異異其法也駱氏謂異在正負

不在兩邊加減此公孫龍之論白馬非馬也李氏弧矢算術弦

與綫周求矢圍徑截積求矢二術元艸竝以天元除太極得太

下一層少一天元通分故開方式元在下廉之位然以元除太

則太下一層已爲元分而太下一層自乘得太下二層合天元

自之爲五層卽三乘方式矣於是以太下二層爲積太下一層

爲元太爲方元爲廉元自乘爲隅蓋以降二位爲升二位不啻

以天元通分也且天元術相消之後但問得式幾層爲幾乘方

實方廉隅之位不復論爲元爲太駱氏以天元通分故元在本

位然五層之式與李無異苟明其指不必別擬細艸矣方程五家其井一術梅勿庵譏其不言井深故所得但爲虛率而不能斷其丈尺又七百二十一亦非定率凡可以七百二十一除之而盡者皆可以五等之繩相借而及泉此條雖出九章然立法之疏不必爲古人諱李雲門據劉徽注謂明以七百二十一爲井深率七十六爲戊綆長不知但言虛率則分寸尺丈何不可以七百二十一命之卽分寸尺丈又何不可以七十六命之駱氏顧沾沾焉稱述其以法爲率之巧而惜勿庵之未見則似猶未達勿庵之指也夫人心思智巧日用日出算數之學往往今勝於古然亦賴有古法以爲之質耳彼古人者則亦甚賴後人爲之推求而精益求精也駱氏之論正負開方塙能發揮隱伏而於近世諸家詆謨已甚將獨尊其師法與抑主持古法而過

之者與文虎於此學無所得亦未敢有所偏主聊以管見質諸
足下幸惠教之

與席晦甫書

宣夜絕無師傅疑本但有其論未嘗立法晉志述郗萌之說所
謂天子無形質及眼瞽精絕云云卽莊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
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意然七政運行自有常度而謂遲疾任情
則無從設算宜其不能立法也向讀羅茗香續疇人傳亟稱許
氏宣西通以爲必有精微之論今承見示則殊不如其欲見之
意何也天體渾淪旁薄至高至大何從而知惟日月星辰有行
度可見見日月星辰卽以爲是天云爾然古來術家隨時測驗
順天以求合小不合則增損之大不合則更張之無一定也其
立法之根古人謂之綴術今夫數散而無紀必有所附麗而後

學者得其貫弗著策鍾律九重天十二重天不同心小輪橢圓之類皆是也西人之言天亦屢變矣彼豈真以天爲如是哉果以天爲如是則一定不移何以忽爲九忽爲十二忽爲不同心爲小輪爲橢圓紛紛更置哉蓋亦管窺蠡測隨時修改以求密合耳不然天本渾圓輪體何著日亦渾圓輪軸何穿西人不若是之愚也夫得魚可以忘筌而非筌無以得魚得兔可以忘蹠而非蹠無以得兔許氏知七政有高下盈縮而欲去諸重天諸輪之說是舍筌而求魚棄蹠而逐兔也其何從立法乎諸重者高下之根諸輪者盈縮之根謂之假象可也遽執此而欲窮其輪軸所在則易侮天垂象中庸侮日月星辰繫焉果孰綸之繩而孰緝之絲乎吾見西人之得魚兔也自若而許氏則徒束手而議其筌蹠耳及閱易確更有可異者莊生侮易以道陰陽傳

曰陰陽之義配日月說文引祕書日月爲易其義甚精其轉而爲難易之易者日月人所見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許氏以從日從勿勿爲物字支離蔓衍幾於秦延君之說曰若稽古至解易字爲乾示人易之易則昧於本義假借之別矣十圖本於太玄九圖本於乾鑿度宋人名之爲河圖洛書遂附會爲易範之原是非蠡起近儒辭而闕之使各歸其本斯亦已矣許氏偏取九圖謂點卽圖數卽書已無徵據至以中五爲徑四正爲圓周四維爲方周而方周用并圓周遽加尤自相矛盾夫自中國至歐羅巴相隔數萬里自古至今經算師凡幾而圓徑一周三一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之數若合符節可謂至精之詣許氏乃曰吾不假籌策虛空冥悟而駕乎諸術之上是真上聖之智邪割圓之術設半徑爲千萬以內容外切屢求句股漸近圓邊

其一下小餘又十餘位然則觚楞之處卽有微差亦當在小餘而許氏率圓徑一周三一五一九〇七至十萬而已差有是理乎秦道古環田三積術本於張平子劉徽已辯之錢漑亭談階平拾其唾餘詫爲心得其實無裨於算學許氏顧以其率數相近引爲奧援誤矣大衍之數衆說不一竊以天五地十相乘爲近蓋歸奇之數惟見一二三四過揲之數惟見六七八九而含蘊於五十中則所謂太極也許氏以周徑附會則不倫實甚且句羃股羃相并卽弦羃方五斜七乃其麤率蓋五十開方有所不盡耳顧謂斜羃四十九不盡故五十去一何其拙於算邪揲著古法不可攷而以相傳之法合之繫辭大約無甚乖舛許氏別創新說以四十有九卽挂一聖人之言乃顛倒若是不待辯而知其非矣凡此皆其持義之犖犖者它未暇論也如許氏者

得不謂之好學深思獨惜其好爲新奇勇於自信足爲吾黨之誠敢質之足下亦欲聞其得失焉

與馬遠林書

鼎老轉眎沈學博四元玉鑑細草憶曩在杭州時尊師碩甫先生曾及之後聞甘泉羅茗香亦著細草已剗行世求之既久歲甲辰夏阮文達公始以寄贈推闡詳至糾謬拾遺有功於算學甚鉅匪特爲漢卿諍臣而已今讀學博所著固與羅君大同小異實不如羅之詳然四象朝元第三第五兩問羅君細草方廉隅諸數皆不符原術竟無說以處此學博所演獨與術吻合此則勝於羅君者惟左右逢元第一問宜開四乘方而術開三乘方第二問宜開三乘方而術開無隅平方第二十問宜開七乘方而術開九乘方第二十一問依術推演十乘方得數雖同

而方廉諸數竝異羅君疑爲術誤學博於此四條皆無細草而云草見廣異今檢卷末無廣異豈別有專書邪書中商功修築第二問脫去八行撥換截日本十九問脫去末三問四象朝元第二問羸入三才變通之末至於算式位數舛誤不可枚舉偶爲簽出不及百一蓋四元位置已紊而天物地人相乘寄位夾縫尤易淆亂豪釐千里非一一演算末由周知也明靜庵割圍密率捷術用疊借諸根暗合四元之法但一根又一根稱名易混李壬叔以意創爲置太極於一隅而以四元如積諸廉依次分列旁行表上縱橫相遇較舊法爲明顯且免剔消之紊近西人新譯代數只用記號似亦便捷苟會而通之不直爲四元別開生面且立元可不限於四也然鄙見以爲入算之用天元爲多其雜糅隱伏者御以地元足矣三元以上皆過爲紆曲以發

難題謂極算術之奇可也以言實用則徒苦難心力而已大雅
以爲然否學博書四冊奉繳察入尊師無恙相別二十年時時
念之見時道意

燕寢攷序

自鄭君以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注禮而後儒紛然辨
難莫得其意然鄉飲酒記之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之出自東房
此行於庠序不得據以難鄭也惟聘禮賓退負右房而立賈疏
以爲正客館案上文有司入陳注云入賓所館之廟及廟門注
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下文公館賓賓辟注云君在廟門正與
記卿館於大夫語合賈蓋曲爲之說且何以處少牢饋食禮有
司徹二篇之屢言東房也或謂東房西室鄭專論寢然公食大
夫禮宰夫筵出自東房鄭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此非明對大

夫士之廟而言乎或謂士喪禮遷于祖正柩于兩楹閒注云象向戶牖也戶牖閒得與楹閒相向其室必正中似鄭君亦以士廟爲有左右房公食大夫禮注偶失檢耳案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云東房房中之東東夾北鄭蓋以士廟不當有東房故以房中之東解之然則東房西室鄭意固兼廟寢也明甚且如或說以東房西室專屬之寢亦有可疑者昭四年左氏傳使置饋于个而退杜注个東西廂東西廂爲左右房之制昭子之寢既有東西廂則非東房西室可知夫三禮爲鄭學體大物博非可輕議顧攷之於經而不合當別求其故是惟好學深思者能心知其意耳績谿胡竹邨農部湛深經術尤篤于禮嘗謂鄭君之說當有所受必非意造讀斯干詩箋乃悟東房西室專爲燕寢之制鄭君注禮時概諸宗廟正寢係傳聞之誤當以詩

箋爲正又參之內則玉藻士昏禮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尙書大傳而知自諸侯以下其燕寢皆東房西室東房西室之制室則東向開戶以達于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于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證之經傳皆合作燕寢攷二卷於是東房西室之說明而注疏以下凡後儒所論之是非亦各見農部爲歛儒凌次仲教授入室弟子教授著禮經釋例爲禮家斗杓農部又以賈君淺略別撰儀禮正義猶未脫稟然其好學深思能通古人之意於此可見一斑矣歲己亥秋晤君武林傾蓋如故訂忘年交癸卯夏以學海堂刻本燕寢攷篇帙錯亂郵示原稟屬爲校訂錢錫之通守爲編入指海甲辰冬復寓書屬序文虎學識荒陋無以證成君義於其刊竣謹揭君著書大旨于簡端

云

書古文尙書攷辨後

二十五篇之僞在今日已坦然明白立異爲高者乃拾冤詞廣聽之唾餘欲翻成案何哉理學家以虞廷十六字爲道統真傳一旦以爲僞則失其所馮依一也攷證諸儒於僞古文毛舉癡索身無完膚欲舉東晉以來相傳爲經文者而拉雜摧燒之其事驚世駭俗其言亦失於過當遂使不平者反唇相稽二也古文泰誓出於民間說見後蓋非完帙馬氏已疑之唐用僞古文作

疏此篇遂廢今采緝殘賸以僞易僞文辭詭譎眾論不諧三也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東漢儒者相傳古文僅有三十四篇

連今文泰

誓三篇

其餘殘篇斷簡十不存二三尹告武成鄭注爲亡其果見

與否皆不可攷而諸儒必謂馬鄭及見孔壁全文四也遷固之

書但言孔安國獻古文不云作傳孔叢子及王肅私定家語後

序始有安國作傳之說皇甫謐帝王世紀輒引五子之歌虺誥
伊訓說命泰誓諸篇文又引孔安國注尙書云鳴條在安邑西
郭璞注爾雅亦引尙書孔氏傳犬高四尺曰獒云云是僞古文
經傳萌芽皆在魏晉閒蓋王肅忌鄭氏名高事事務與爲敵僞
古文經傳孝經僞孔傳孔叢子皆其所創始觀其私定家語大
率剽襲戴記乃反云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爲不足而取孔子
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名曰曲禮肅意
徒欲暗攻鄭學而遂詆及本經盜憎主人其情可見乃諸儒攻
古文者非府辜於梅賾卽集矢於皇甫使迴護者反有所藉口
五也然孔疏所謂二十四篇者今已失傳無可攷辨而三十一
篇與二十五篇其文具在平心熟復眞僞自見無庸詞費至後
出泰誓旣缺全篇可存而不論必補綴以充數則愛古之癖矣

此書尊信偽書攻擊閭惠所謂安於所習毀所不見未必有補於作偽者然其中亦有足以砭諸君之失寒夜檢閱隨筆糾駁復舉其大略於此呵凍作字言不成理殊不足令通儒見也

古文書戴氏注論語後

此吾友德清戴君子高所著也注文簡古頗有漢儒遺意然公羊解經已多乖刺邵公申傳益覺煩苛劉申受乃述之以說論語自鳴其專門之學君復踵而加厲穿鑿影射成此一編意將傾紫陽而下之亦太不自量矣璿璣自爲黃極而誤注北辰大辰自合無射而誤云夷則此不講律厯之過至泠州鳩所言三所自指辰次而以釋雅頌各得其所之所則承江子屏樂縣攷之謬也凡古書題某氏注多出自其門人尊師之辭亦有後人題者今自僂戴氏失未思爾中如引昭二十五年秋七月季辛

又雩傳證樊遲從游舞雩之間引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
傳證宰我三年之喪之間似得其事理此類當平心取之不可
一概擯棄烏乎子高往矣如子高之劬於學者能幾人哉

書梅氏方程論後

梅氏方程論主於同減異并以歸畫一或乃以古法難之未知
其意爾李雲門尙書論同異減并之法致爲詳盡而語多膠葛
或滋後學之疑愚更以數語括之曰凡同異減并必視首位首
位必主減盡首位同名者同減異并異名者異減同并其減餘
一行與并入一行皆爲正負無人如以有數之行移補者同減
異并則正負互易異減同并則如故古人立術概此矣

書梅氏厯算書西國月日攷後

西人本無所謂月也據其書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奇分爲十

二節每冬至後十日爲立耶蘇聖名卽爲第一節首日以後凡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節皆三十一日第二節二十八日餘皆三十日每歲如是惟過子辰申年則第二節閏一日爲二十九日其所閏又不在末日而在瑪第亞瞻禮之前一日瑪第亞瞻禮者乃其第二節之第二十四日也又其所謂立耶蘇聖名者亦有進退或冬至後十日或十一日大要以太陽入丑宮十度後爲準故或疑其以太陽至高衝爲歲首然梅氏此攷引康熙丁卯瞻禮單十一月廿八癸卯日應西曆正月初一日日在丑宮十度二十分康熙初高衝過冬至七度未至十度可知於高衝無與矣而近年英國書館所刻中西通書凡例謂泰西諸國以二十四氣之日分爲十二月冬至後十日或十一日爲元旦每年自元旦至除日晝夜長短氣候寒暖日日

相同似亦以日至高衝為元旦者然日至高衝有蚤晚其前後

日晝夜永短即不能無微差若夫愆陽伏陰何時蔑有而謂氣

候寒暖日日相同吾未敢信梅氏謂西國以建子之月為正月又云正月一日日在斗五度今攷

之皆不然

梅氏據崇禎麻書所授西國月日謂自漢順帝永建丁卯距明

萬曆甲申千四百五十七年相差十二三度即歲差之行案以

歲差東行五十一秒續儀象考成改定五十二秒計之千四百五十七年應

差二十度三十八分有奇何止十二三度又自康熙丁卯至咸

豐六年丙辰凡百六十八年應差二度二十二分奇而丙辰中

西通書西月宮度與丁卯瞻禮單一一符合以較麻書所引漢

順帝時西月止差一度或二三度而止亦有同度分者獨萬曆

甲申至康熙丁卯百有三年應差一度三十四分奇而麻書所

引日月差至八九十一度不等此不可解要之於歲差高衝

皆無與也歲差亦斷非平行

賸彙

學樂雜說

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陽聲左

旋陰聲右轉取其合辰即大司樂所謂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

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

歌夾鍾也此律管也若用之樂器則不能以一器兼眾管或參

用一陽一陰相和折半之度見律呂正義然亦有陰陽分用者今笛

有黃鍾笛大呂笛俗謂雌雄笛亦曰姑洗笛仲呂笛蓋笛用角

律見晉書樂志姑洗為黃鍾之角仲呂為大呂之角也古之笛即今之簫今之笛

古之橫吹其用略同獨用則自爲一均合用則相和以應

宋人以管色配十二律黃鍾配合字大呂下太簇四同用四字

夾鍾下姑洗一同用一字仲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

字夷則下南呂工同用工字無射下應鍾凡同用凡字用字同

者後律一均皆爲前一均之中管黃鍾無同用字而有高宮一

均則亦中管矣勾字介於上尺之間而應從前律故蕤賓爲仲

呂之中管又以六字爲黃鍾清下五爲大呂清五字爲大簇清

緊五爲夾鍾清謂之四清聲自合字以至緊五共十六聲今笛

用上尺工凡六五乙配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七音而各加倍

半竹音倍半不相應當云清濁自低上字至高乙共二十一聲然低上低是

高五高乙不恆用則自低工至高六亦祇十七聲耳

夢溪筆談云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用九聲高凡高五高工尺

勾高一高四六原誤句今正合大石角原脫角字今補同此加下五此黃鍾一均也

下五則宮前一聲高工高大石調原脫此四字今補高般涉皆用九聲下五下

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此大呂一均也高四則宮

前一中呂宮原脫宮字今補雙調中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

上下一四原誤下四今正六合雙角同此加高一此夾鍾一均也高道一則宮前一聲

宮小石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原誤

下四今正六合小石角同此加勾此仲呂一均也勾則宮前一聲南呂宮歇指調南

呂調皆用七聲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同此加

下工此林鍾一均也下則宮前一聲仙呂宮林鍾商仙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

凡下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鍾角同此加高工此夷則一均也高工則宮

前一黃鍾宮越調黃鍾羽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

高四六合越角同此加高凡此無射一均也高凡則宮前一聲此說黃大夾仲

夷無六均皆用九聲獨林鍾一均祇用七聲未知何義至七角
調皆加宮前一聲則萬寶常所譏流蕩忘返者也

見宋史樂志

唐會要天寶十三載七月十日太樂署供奉曲名及改諸樂名

太簇宮時號沙陀調 太簇商時號大食調 太簇羽時號般

涉調 太簇角 林鍾宮時號道調 林鍾商時號小食調

林鍾羽時號平調 林鍾角調 黃鍾宮 黃鍾商時號越調

黃鍾羽時號黃鍾調 中呂商時號雙調 南呂商時號水

調此所列宮調前後淆亂且復不全其大意則亦以宮商羽角
爲次也案宋樂志范鎮言自唐已來至國朝三大祀樂譜竝依
周禮然其說有黃鍾爲角黃鍾之角黃鍾爲角者夷則爲宮黃
鍾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
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黃鍾商姑洗曰黃鍾角林鍾曰黃鍾徵南

呂曰黃鍾羽蓋樂人苟趨簡易唐時已然今據唐會要所記惟

太蔟商為商之為大食調黃鍾林鍾商為商之為小食調中呂

黃鍾商為商之為越調無射中呂商為商之為雙調夾鍾南呂

商為商之為水調林鍾與宋人所併合若太蔟

羽為羽則宋人謂之正平調亦曰平調中呂林鍾宮則宋人謂

之南呂宮林鍾道調宮則宋之中呂宮中呂林鍾羽林鍾則宋

之黃鍾羽無射亦曰羽調黃鍾羽黃鍾則宋之中呂

調中呂至般涉調則宋之南呂羽南呂實黃鍾之羽不知何以

論為太蔟羽也俗工傳習相承不追溯所從來而儒者載筆亦

有所不及辨致參錯如此

宮調之分何也宮立宮羽主調大不踰宮細不踰羽舉其聲之

大者而言則曰某宮舉其聲之細者聲細則曰某調其實

一也曰黃鍾宮則知其羽必南呂曰黃鍾羽則知其宮必夾鍾
古謂之移宮換羽今謂之旋宮轉調俗云翻調是也竹音翻調
以正宮調爲主視其四字所加爲某字調絲音翻調亦以正宮
爲主視其四字上所加爲某字調四爲羽音故云調皆卽旋相爲宮之
理而絲竹不同者其生聲取分異也

欽定律呂正義續編載西夷七音曰烏勒鳴乏朔拉犀烏與勒
勒與鳴乏與朔朔與拉拉與犀相去皆全分鳴與乏犀與烏相
去皆半分亦迭相旋轉凡當鳴字犀字位者皆爲半分與合四
乙上尺工凡之次合蓋亦主絲樂而以倍徵爲首音也

樂府雜錄以去聲爲宮入聲爲商上聲爲角平聲爲羽又云上
平聲調爲徵聲贅亂不可解近世填詞家奉爲祕籥又從爲之
辭案困學紀聞載徐景安樂書以上平聲爲宮下平聲爲商上

聲爲徵去聲爲羽入聲爲角似矣然上下平分配宮商殊無意
義宋人詞集惟柳耆卿張子野姜白石多注宮調尋其叶韻皆
不如所云又宋人按譜法以輕清配上去重濁配平入驗之白
石詞旁譜亦不盡然蓋字有出送收三音既長言之則首尾中
閒轉合處自有曲折不特論陰陽四聲而已徒以一字配一音
豈非所謂叫曲念曲乎

朱子亦嘗論之叫曲念曲亦見筆談及詞源

尺牘

答汪謝城

仲夏外翁堅青先生傳眎手書博雅好古如見其人頃復承下
詢種種益欽佩無已虎少嬉戲不知讀書今稍稍事此然不能
專力求一事能始終條貫者卒不可得讀足下書自省又自愧
恨也史記正義自南宋與諸家合刊後世閒單行本絕尠四庫

全書所收係明震澤王氏刊本河閒紀文達公經進者當日在
文瀾閣緣應校書多遂未暇檢閱戴東原校夏侯陽算經從永
樂大典綴緝而成其後孔氏刻毛斧季所得元豐足本東原又
爲作跋并未言及大典本今以兩本互校前後次序竟無一字
不合此疑案百思不解漢魏叢書有鹽鐵論係明張之象注四
庫所收本卽此然割裂倒亂舛謬甚多嘉慶閒元和顧澗蕢得
明弘治十四年新淦涂氏依嘉泰壬戌刻本及錫山華氏活字
本與張本大異陽城張古餘太守重刊之復撰攷證一卷系其
後爲桓書最善之本然嘗以羣書治要所引校之猶有脫誤凡
魏晉以前古書類如此簡明目錄與單行提要彼此去取頗有
不同卽文瀾閣書其書或有或無其卷數或多或少亦往往與
簡明不合閣本前所冠提要又有與單行本殊絕者又有提要

相同而其本大相刺謬者蓋四庫全書既竣之後又屢經更改而文瀾閣本當分鈔時或即依俗本鈔錄以圖省事未必全遵四庫本也朋九萬烏臺詩案完本久佚據直齋書錄解題凡十三卷而說郛函海諸書所錄寥寥數帙而已然諸家詩注及茗溪漁隱叢話詩話總龜等書尙可擷拾度秋翁既作廣證當已及之僻處海隅聞見甚隘無足酬雅問者一水相望苦不得謀面幸時惠教言然情契爾猶於其甚之嘉惠問云味鳳斷齋詩不合與汪謝城思不執對殿兼書百盟燼篇於其謝之集廿四客夏承示手校大唐郊祀錄正譌補脫千餘年斷爛之書煥然一新實為稽古者一大快錄副訖覆校再過有數端似可商者古人引書不盡依原文義苟可通不必一一標出至脫文誤字顯見為傳寫之謬者徑即補正省去案語以免瑣屑脫簡之處

先生前後館金山錢氏三十年錢氏藏書甚富又喜刊布以惠士林道咸閒如錢熙祚輯刻之守山閣叢書珠叢別錄指海錢熙輔輯刻之藝海珠塵壬癸二集錢培名輯刻之小萬卷樓叢書皆先生爲之編次校勘一時考據家皆珍爲善本嘗三詣杭州文瀾閣縱觀四庫全書凡鈔得者約四百三四十卷云

狀行

海寧李氏善蘭與先生談算甚契合咸豐初李氏偕英吉利士人艾約瑟偉烈亞力新譯重學及幾何原本後九卷梓行於世皆先生爲之參訂而艾約瑟輩聞先生名數數造訪質疑問難咸大折服歎爲彼國專家弗能及

同上

先生初入曾文正幕爲之校刊王船山遺書江寧開書局刊布各書復延先生校理因商定條例主校席者十三年所刻十一經四書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文選王氏讀書雜誌諸書皆經

先生手校而於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書考訂尤精

同上

光緒中瑞安黃侍郎體芳視學江蘇建南菁書院躬延先生往

主講席仿詁經精舍制凡經史古學天文算法惟所習先生自

為南菁書院記以誌其事未幾以足疾請退厥後院中人才蔚

起馳聲藝林皆先生之遺澤也

同上

嘯山弟子

閔先生萃祥

閔萃祥字頤生華亭人監生好讀書工詩古文兼善書畫嘗與

修華亭縣志松江府續志皆詳贍有法嘯山晚居郡城之復園

朝夕走謁於嘯山學行之最深其遺書多所校訂焉

參張文虎懷舊

雜記

遺文

算經三書序

懋之校刊周髀算經數術記遺九數外錄三書成將彙爲一編
或疑其羸雜以質於余余曰無傷也算數之學今勝於古誠以
算必徵實數無蹈虛前人刼法後人推行積世積人萬法變生
由變以會於通因通以求其密人心之智巧日出而算數遂爲
無盡之學雖然法有萬殊理一而已是故積水可進於凜冰取
火不忘夫鑽燧舊法者新法之所從出也中國算書之古莫周
髀若矣地圓之理遠駕西人立說以前特其義隱而難窺致其
書存而若廢古者列九數於六藝之一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兩
漢經師類能通曉其術然自九章以外鮮有專書此算術所由
寢微歟數術記遺相傳漢人徐岳所撰雖不盡可信而唐人頒
之學宮殆亦以其舊籍而藉備一格夫河海之大必挹溝澮之

注山嶽之峻不遺培塿之細貴在博取豈等弁髦西法東來始
驚奇妙至我朝通算大儒接踵而起往往超越其上嚮之所爲
魚兔今亦視等筌蹠讀九數外錄可以概其餘矣後乎此者不
可知前乎此者容可不知然則是編也旣以今學者知夫算術
之源本而古今風會降升之故亦庶於是徵何孱雜之有懋之
日子釋吾疑必請以子言弁簡首辭以不文不獲姑識之質諸
當世疇人不知以爲然乎否也

嘯山交游

胡先生培翬

別見樸齋學案

陳先生奐

別爲南園學案

戴先生望

別見南園學案

劉先生毓崧

別見孟瞻學案

莫先生友芝

別見集經學案

李先生善蘭

別爲王叔學案

汪先生曰楨

別見王叔學案

劉先生熙載

別爲諸儒學案

顧先生觀光

顧觀光字賓王號尙之金山人年十三補諸生三試鄉闈不售遂無志科第承世業爲醫時同里錢氏多藏書恆假讀之因博通經傳史子百家尤究極古今中西天文厯算之術嘗謂積世積測積人積智厯算之學後勝於前微特中國西人亦猶是也舊法者新法之所從出而要離舊法之範圍且安知不紬繹焉而別有一新法在乎故凡以爲已得新法而舊法可唾棄者非也中西之法可互相證而不可互相廢故凡安其所習而黨

同伐異者亦非也所著曰九數存古依九章爲九卷而以堆垛
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桀割圓弧矢諸術附焉曰九數外錄則
櫟括西術爲對數割圓八綫平三角弧三角各等面體圓錐三
曲綫靜重學動重學流質重學天重學凡記十篇曰六厯通考
則據占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而爲之考證曰九執
厯解曰回回厯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新厯推步簡法
曰五星簡法則就疇人所用術改度爲百分趨其簡易而省其
迂曲曰算贖初續編二卷算贖餘稿二卷則自記其算學各稿
其考訂經史則有禹貢讀本一卷古韻二十二卷七國地理考
七卷國策編年考一卷周髀算經列女傳吳越春秋華陽國志
校勘記各一卷補輯佚書則有神農本草經七緯拾遺帝王世
紀而古史逸文則補馬氏繹史而作者也又爲傷寒論補注僅

成辨脈平脈太陽上中凡四篇其文集爲武陵山人雜著同治

元年卒年六十四

參史傳 張文虎撰別傳 張文虎懷舊雜記

文集

雜說

宋儒以五十五數爲河圖四十五數爲洛書無徵不信胡氏易圖明辨辨之詳矣然五行生成之數見鄭君易大傳注太一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見易緯乾鑿度則二圖傳之自古初非無與于易者也胡氏欲一掃而空之亦屬武斷洪範本文並無洛書二字林氏之奇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者猶言天奪其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猶言天誘其衷也此解最穩漢儒好言祥異遂以初一日五行節爲洛書本文宋儒又易以戴九履一之圖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矣然東晉晚出書傳

云龜列于背有數至於九盧辨注大戴記明堂九室云法龜文則六朝人已有此說

晚出古文惠松崖閣百詩諸君攻之不遺餘力矣余獨愛五子之歌一篇密合古人用韻之法如第一章下子圖馬爲韻寧敬爲韻倣周頌有瞽篇例而胡朏明謂韻句寥寥殆不可誦是不知古人有遙韻之例也脂之二韻漢魏後多出入此第四章有祀用之韻第五章歸悲依恹追用脂韻界限分明似先秦人手筆又第四章之君孫魂韻通文而不通元較唐人功令以元魂痕通爲一韻者識解相去遠矣

朱竹垞經義考刪去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自四海遏密八音以上斷爲堯典而冠高堂隆所引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於月正元日之前至篇終爲舜典又謂建皇之

義無聞不知皇卽黃之譌也文選策秀才文注引帝王世紀云
舜始卽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尙黃尙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政
改朔則此三字乃緯候之文不得援以入舜典矣

史記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三統厯文王
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二說不同其自文王
崩至伐紂首尾五年則同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謂居
喪三年觀兵還歸二年也鄭說文王受命年數從史記觀兵伐
紂年數從三統厯則自文王崩至伐紂首尾七年鄭以前無此
說也又管子及三統厯並言武王克殷七年而崩如鄭說則止
五年恐不足信

今文太誓史公及劉鄭並親見之而三說互異可知太誓本文
但有月日而無年矣近王鳳喈孫淵如輩採集太誓竟於上篇

云九年於中篇云十有一年使當時有此明白可據之文何至紛紛若此然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明謂伐殷在十一年與史記合劉歆歧而二之以上二句爲觀兵而年無所繫之月以下二句爲伐紂而月無所繫之年支離舛錯宜其來後人之彈射矣劉鄭並以厯法推算或與經文月日不符而遷就以求巧合理亦有之書序既有明文且從史記可也

伏生今文但言哉生魄耳三統厯引武成逸篇乃有旁死霸旣旁生霸之文劉歆以死霸爲朔生霸爲望而哉生霸爲望前一日遂與鄭義大相乖違王鳳喈輩伸鄭抑劉而武成本文不得其解終無以服劉氏之心也說文霸月始生魄然也霸本月生之名後轉爲魄不學者望文生訓遂疑魄有陰晦之義則大謬

矣哉之爲言始也既之爲言盡也

如春秋日有食之既

朔日月光盡伏爲

既死霸朔後一日旁之爲旁死霸望時月光正盈爲既生霸望

後一日旁之爲旁生霸劉氏之說本無可疑月於三日始有光

至十五日而光盈故鄭以哉生魄爲月之三日與劉說不相反

而適相成也哉生魄既生魄或稱哉生明既生明文雖小異義

實大同而劉以哉生霸爲望前一日其謬妄亦不攻而自破矣

晚出武成一月壬辰以下序所云往伐者也四月哉生明以下

序所云歸獸者也史云罷兵西歸行狩則序文本作歸狩彼認

爲獸故以歸馬放牛實之既生魄以下追敘前事倣逸周書世

俘解例受命於周受伐商之命也予小子其承厥志告諸侯以

興師之意也此當在壬辰前蓋彼見三統厯云師初發以殷十

一月戊子

二十

因意諸侯受命於周在十一月望日言既生魄

不言月者用殷正則非周史之體用周正則武王尙未與師故敘於大告武成之後且故爲此若斷若續之文以疑後世也底商之罪以下記行師禱告之詞戊午師渡孟津以下記武王一戰克殷與天下更始之事序所云識其政事者也旣生魄不言月故戊午癸亥之間亦不言月且與一月壬辰相隔遠甚則不疑其三十四日而成一月也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不用鄭君避居東都之說是東晉人尙知古義也周書作維解云武王崩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詩鴟鴞傳云盜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疏引書傳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是今文說與毛公同也史公從孔安

國問故而魯世家云成王少周公踐阼攝政管叔及其羣弟流

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

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卒

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

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叔盜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

曰鴟鴞是孔安國古文說亦與今文同也馬鄭讀辟為避而以

居東為避居東都不特於古無徵即下文罪人斯得及鴟鴞詩

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等語並不可解鄭謂周公居東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

救其羣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此臆說不可從或引墨子越絕書為證然越絕書言巡

邊一年則與經文居東二年不合王氏尙書後案曲伸鄭說吾

無取焉音用鸚五韻其韻與之韻同五韻左王尙未與補

天官疾醫參之以九藏之動鄭注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正藏
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嘗疑十二
經中何獨不及膽與三焦後讀素問三部九候論云神藏五形
藏四合爲九藏張注形藏四謂胃大小腸膀胱藏有形之物也
膽無出無入三焦有名無形皆不藏有形者也此與鄭說闇合
然素問上文云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
中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上部天以候頭角
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而成天三而成地
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則九
藏之說自當如王注云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腎藏志
是謂神藏五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胸中是謂形藏四以經
解經非王氏勅說也周官參之以九藏之動卽素問三部九候

之法鄭注云云似越人所謂獨取寸口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矣

癆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

嘗以素問解之云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辛養筋也肝主筋心欲

爽急食鹹以爽之鹹養脈也心主血脈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苦養氣也肺主氣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養肉也脾主肌肉獨酸養

骨與素問不符酸屬肝腎主骨意即乙癸同源腎肝同治之理

與

敖繼公釋儀禮屏弃古注別出新裁於經文有難通處不以爲

衍文即以爲脫簡今就大射儀一篇言之三耦再射畢賓降取

弓矢于堂西敖云賓取弓矢以升明其將侍君射此言降而不

言升似有闕也按下文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

摺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此卽上文賓降取弓矢于堂西之事蓋兩見之前著其降此著其升經文極爲明備安得有闕文耶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敖云比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爲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爲耦者此諸公卿三字衍文按上文云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鄭注公卿或缺士爲之耦此補經文所未及如敖說則耦不升三字亦衍文耶諸公卿升就席敖云大夫旣反位諸公卿乃與之序升公卿之下不言大夫者文脫耳此上下文皆卿大夫升就席不應此時獨否也按再請射時大夫降適次至射畢小臣委矢而升就席則三耦射時大夫在堂下明矣此句中不得有大夫二字

王制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鄭注萬億今萬

萬也按經注萬億並千億之誤蓋鄭注上文明云億今十萬安
有十萬爲億而萬萬卽爲萬億之理鄭所見本必作九千億畝
方與上文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相合其後經文旣誤復以
誤文改注歷千餘年無有起而正其失者

麻學卮言

梅氏月食蒙求以黃白差角加減黃赤差角而得月赤道差卽
噶西尼之赤白二經交角也復求二經赤道差卽赤經高弧交
角加減月赤道差爲地經白道差卽白經高弧交角故云此綫
所指卽月行白道之極積學參微乃與新法闇合信乎此心此
理不以東海西海而殊

江氏冬至權度云西法最卑每歲東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
冬至考之此率似微縮大約當加二秒亦與噶西尼新法闇合

太陽中距盈縮差噶西尼新法比地谷舊法減六分五十八秒
江氏因謂本輪均輪之半徑古大而今小失其解矣噶西尼所
測之盈縮差實與地谷數同惟所定地半徑差清蒙氣差之數
與舊表互異故減盈縮差以就之非真減也試以春秋分言之
舊法謂京師春秋分午正太陽高五十度無蒙氣差而加地半
徑差一分五十六秒今法謂日天地半徑差甚微可以不計而
減蒙氣差五十秒故所測視高度雖同而所推實高度恆低二
分四十六秒春分日道自南而北緯度差而南則經度差而西
矣秋分日道自北而南緯度差而南則經度差而東矣夫春分
者加極之限也秋分者減極之限也二分之距中距歲有行既
分要其大致不甚相遠
春分差而西秋分差而東則其加減差之數漸平依弧三角算
緯度差二分四十六秒經度必差六分五十八秒而此六分五

十八秒正新法盈縮差減於舊法之數也

噶西尼之太陰初均即舊法之初均二均合兩次加減為一次

加減也舊以月距本天高卑取初均又以月距日取二均今以

日距月天高卑定兩心差又以月距本天高卑取初均則月距

日之用已藏其中是故日當月中距而月在中距則必與日

同度四度五十七分奇為朔望時之最大差即舊法本輪半徑

併均輪半徑之數也日當月天高卑而月在中距則距日必九

十度七度三十九分奇為兩弦時之最大差即舊法本輪半徑

併均輪半徑仍加次輪全徑之數也於此見新舊二法之同而

異亦見新舊二法之異而同

求日月距高卑前後各度視徑回麻用轉比例法以各度距地

與最高距地之比同於最高徑分與各徑分之比

明史不著算法今以立成

推之當如此地谷改用矢綫比例以本輪全徑二千萬與各度距高

卑矢綫之比同於高卑徑差與各度徑差之比二法不同當以回厓爲正蓋本輪徑綫如股太陽心距地心綫如弦股之與弦終古不能相合況如地谷之說均輪心循本輪周行而太陽又循均輪周行從太陽心出綫與本輪高卑綫十字相交必不與本輪正弦合爲一綫然則以矢綫求徑差特因其數之相近而假借用之非正法也近噶西尼亦用轉比例與回厓合

以黃道高弧交角加減黃白大距爲白道高弧交角西人新舊二法之所同也而按圖察之舊法從白道立算新法以白道經圈過黃道之點立算微有不同然皆非密率也從白道立算必用兩斜弧三角形求月距限與限距地高以白道經圈過黃道之點立算必求黃白二經交角與黃道高弧交角相加減厓家

徒取其數之相近而不察其法之非真設有微差紛紛遷就湊合算術益工算理益晦矣

太陽兩心差有大小則歲實有消長當用均輪以消息之然按圖詳審其法有三其一均輪心循本輪右旋日天心循均輪左旋則兩心差大時最高行遲兩心差小時最高行疾聯其行跡卽成不同心圈與七政小輪成不同心天者同理其二均輪心右旋日天心亦右旋則兩心差大時最高之行反疾兩心差小時最高之行反遲如噶西尼之算太陰最高均也其三最高終古平行而兩心差有加減其加減與均輪矢綫相應如噶西尼之算黃白交角朔望後又有加分也三者雖同用兩心差起算而行度各殊是必徵之實測乃取其合者用之

黃赤大距古遠今近王曉庵欲據以爲歲實消長之根梅氏謂

黃赤距度其差在緯歲實消長其差在經似非一根余謂經度相待而成者也緯度既差則經度亦必有差試於北極設一本輪又於本輪周設一均輪黃極在均輪最遠時黃赤之距極大在均輪最近時黃赤之距極小惟此二時黃極與輪心成一直綫故無差數最遠後黃極在均輪心之西而極至交圈之過黃道者亦差而西故其平行應差而疾也平行疾則歲實漸消矣最近後黃極在均輪心之東而極至交圈之過黃道者亦差而東故其平行應差而遲也平行遲則歲實漸長矣以太陰正交均參觀之其理益明

七國正朔不同攷

七國時之麻法不可知矣然秦以十月爲正史有明文而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云汲冢紀年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

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
蓋魏國之史記也然則三卿分晉皆承晉麻而用夏正矣既用
夏正則與秦差二月楚齊燕麻法無攷若用周正亦與秦差一
月史記雜采諸書兼用三正宜其彼此齟齬而二千餘年未有
論及此者甚矣史學之難言也略舉數條以證明之

秦本紀惠公十二年出子生表在十一年

紀用秦正表用夏正

又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表在二十三年

同上

又惠文君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更名少梁

曰夏陽張儀傳並在十年

紀用秦正傳用夏正

魏表哀王十三當秦昭王元秦擊皮氏未拔而解櫜里傳同魏

世家在哀王十二年

表傳用秦正世家用夏正

秦本紀昭襄王九年孟嘗君來相秦表在齊湣王二十五當秦

昭王八田完世家同

紀用秦正表
世家用周正

又昭襄王九年奐攻楚取八城表在楚懷王三十當秦昭王八

楚世家同

同上

楚世家頃襄王二年楚懷王從閒道走趙趙不敢入復之秦三

年懷王卒於秦表同秦本紀並在昭王十一年當頃襄王三年

同上

秦本紀昭襄王十六年冉免表在十五年

紀用秦正
表用夏正

秦表昭王十九年十月為帝十二月復為王趙世家在惠文王

十年當昭王十八年

表用秦正世
家用夏正

趙表惠文王十九年秦敗我軍斬首三萬二十年與秦會黽池

廉頗傳在一年

表用秦正
傳用夏正

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是

以十月為歲首也昭襄王四十二當魏安釐王十二而魏世家

安釐王十一年無忌謂魏王曰太后母也而以憂死是知昭襄

王四十二年之十月正在安釐王之十一年矣紀用秦正世家用夏正

范雎傳昭王四十二年平原君入秦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

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

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昭王四十二當趙孝成

王元平原君為孝成叔父不得云王之弟矣蓋此事在昭王四

十二年之首三月正當趙惠文王之三十三年也傳又云趙孝成王乃發卒

圍平原君家蓋其時惠文初薨孝成嗣位鄰國尙未知也

又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涇拔之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

反閒賣趙大破趙於長平趙奢傳在孝成王七年春申君傳在

為楚相之四年並當昭王四十八年與睢傳合表在昭王四十

七年 表用夏正
傳用秦正

秦本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盡有
韓上黨正月兵罷是以十月爲歲首也白起傳云昭王四十八
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正月罷兵其九月秦復發兵攻趙邯鄲

秦本紀誤
作十月 與秦紀合

白起傳又云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八九月圍邯鄲不
能拔時已在歲終矣下文又云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

密則在五十年之十月 據秦本紀 又云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

數卻武安君行至杜郵引劍自殺則在五十年之十二月 據秦本紀

史公不著年數故下文補敘之曰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

十年十一月 一字
誤 此史文縝密處

秦表莊襄王三年初置太原郡燕世家在王喜七年當莊襄王

二年 表用秦正世家蓋用周正

秦始皇本紀十四年韓非使秦表同韓世家在王安五年當始

皇十三年 表紀並用秦正世家用夏正

又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表

同燕世家在王喜二十七年當始皇十九年 表紀並用秦正世家蓋用周正燕

策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

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

秦虜王遷在始皇十九年則荆軻之行當即在是年冬風蕭蕭

兮易水寒亦似十月中語也 論其六月秦虜遷兵北略地

與張嘯山書

許氏太陽行度解謂日行赤道原無盈縮而人目視之有盈縮

者由於黃赤斜交及地面測望反覆辨論說亦娓娓可聽僕以

算理考之黃赤斜交者西法所謂升度差也二至之後赤道一度當黃道不足一度二分之後赤道一度當黃道一度有奇若以赤道求黃道二至後當有減差二分後當有加差以黃道求赤道者反是今推太陽盈縮則最卑後六宮爲加差最高後六宮爲減差已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矣況黃赤交角終古不易而最高卑歲有行分又安得以升度差爲盈縮之原乎地面測望者西法所謂地半徑差也地谷定地平上最大差爲三分京師春秋分太陽高五十度當加地半徑差一分五十六秒以弧三角推之緯度差一分五十六秒經度僅差四分五十秒耳若依噶西尼新法日天距地甚遠地平上最大差爲十秒則春秋分經度之差不足二十秒矣況起算之根皆以所測之視高度加地半徑差爲實高度故所定節氣皆從地心起算不從地面

起算又安得以地半徑差爲盈縮之原乎黃道出入于赤道之
內外大距二十三度有奇太陽循黃道行其距地平之高弧隨
時隨地不同而其距地心之遠近則一故黃道交於赤道但可
以南北言不可以高卑言也地心不當太陽天之正中而微在
其一偏西法謂之兩心差太陽在最高半周則距地遠而行遲
在最卑半周則距地近而行疾此遠近謂距地心非謂距地平
所以然者高卑纔與黃道平行而與地心相參直故南至赤道
之表北至戴極之下立表測候其盈縮無不同者許氏於此析
猶未精故謂赤道北與天頂近爲高赤道南與天頂遠爲卑又
謂高卑者平圓之象非渾圓之象渾圓之黃道必側視之乃有
高卑是距地心之遠近與距地平之遠近混爲一矣天雖渾圓
然高卑盈縮其加減止在黃道一綫則其象必爲平圓而非渾

圖西法求盈縮差用平三角而不用弧三角正爲此也許氏誤以距地平之遠近爲高卑故謂地面相差一象限則高卑必易位又謂人必正當赤道之下立而仰測然後赤道與日與人目聯爲一綫審如是則日行盈縮亦當隨地而殊然中西兩家並無此說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至於左旋右旋之論尤不可通左旋之度在赤道一日一周者也右旋之度在黃道一歲一周者也中西兩家並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自張橫渠有俱左旋之說而朱子蔡氏因之遂以太陽右旋一度爲不及天一度此據理之空談非厯家之實測而許氏謂日之自行于本天者一日恰滿一周並無欠缺其不及一度從天而見則承朱蔡之誤而又誤矣彼見太陽東升西沒終古不易故以爲一日一周不知其爲大氣所攝而非太陽之自行太陽自行黃道較赤道之

左旋者不特東西相違而且南北異向故有緯南緯北日永日短之殊戴氏王氏論之已詳許氏不得其意妄加駁詰不幾如鼯鼠之食牛角愈入愈深而愈不能出乎後附太歲太陰說較錢詹事爲詳然謂漢志歲名困敦乃謂太初元年歲前非本年也則亦大誤太初元年始以建寅爲歲首建寅之距建亥僅三月耳斷無以此三月別爲一年之理况超辰之法必俟餘分盈百四十四而後超一辰則以太歲紀歲亦必以天正冬至歲星所在爲準斷無一歲而名丙子又名丁丑之理觀歲術推歲所在用上元以來外所求年而不用盡所求年其理固章章也太初元年次餘百三十五已近超辰之限故下至王莽始建國五年距算百十六而已超一辰許氏疑未滿百四十四年非超辰之本法是按圖索驥而未能洞曉乎立法之所以然矣僕於中

西算術無所偏主但參伍反覆以求得夫心之所安三復此書似有不能釋然於心者敢還質之足下惟足下教之

答席小米書

去冬於錢水西處得讀大著趙昞釋疏證曲暢旁通實足自伸其說鄙人於金石素未究心不敢強作解事惟於乙卯說篇稍參末議以顛項術易殷術足下不以爲謬妄而節取之辱賜手書用意甚殷僕不勝知己之感矣然而尋繹之下終有未能釋然於心者輒以管見逐條辨論足下實事求是諒不以同異爲嫌也開元古經所載六術積年惟魯術有誤字無由得其立法之根前引大衍術議一條不過證魯史未嘗改晦爲朔而足下謂十二月當爲正月正月當爲二月則其惑滋甚蓋上文明云魯術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今推魯僖公五年入周術

壬子部第四章首以辛亥日一分合朔冬至則魯術合朔當在
辛亥日之二百八十六分安得壬子爲二月朔乎足下據史漢
二書謂秦用顓頊術必在并天下後今考始皇二十六年改年
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此史記文也而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
月宣太后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
垣雍繼書正月兵罷則此時已以十月爲歲首同是史記之文
何以自相矛盾亦可見史文之不容過泥矣又引淮南子顓頊
元起甲寅較今法僅退一辰謂秦術之作距漢初不遠宜若可
信然謂秦術必以甲寅紀元不知秦術用超辰乎不用超辰乎
用超辰則上元不值甲寅不用超辰則太歲安得與歲星相應

此鄙人所展轉推求而未敢深信者也

竊疑秦術本文但有距算後人據其時之甲子

逆溯上元故自漢初言之則曰甲寅自東漢人言之則曰乙卯
大衍術議謂顓頊術本起甲寅呂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

乙卯爲上元此求其
故不得從而爲之辭
上年與錢水西書原屬一時興到之作故

但推經朔不及閏月甚至莊襄王三年五月朔誤以壬子爲癸
巳得尊札而覆勘之不覺啞然失笑然推是年歲首十月乙酉
朔壬戌小雪在朔後三十七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甲寅朔
依法推至五月得辛巳朔二十六日丙午亦未嘗不與史記合
也足下據二世二年後九月謂秦用顓頊術其閏餘亦與殷周
術同此誠至當不易之論今更以史記考之二世元年入顓頊
壬申部六年歲首十月甲辰朔壬午小雪在朔後三十八日則
歲前置閏而十月爲甲戌朔五日戊寅故史記云十月戊寅大
赦罪人也二世三年入顓頊壬申部八年歲首十月癸亥朔壬
辰小雪在朔後二十九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壬辰朔依法
推至八月得丁亥朔十三日己亥故史記云八月己亥趙高欲

爲亂也

閏在歲終故小雪必在十月其餘十一月中氣則不盡然

然則秦昭王十九年正月

辛巳朔逆推歲首十月癸丑朔丁亥小雪在朔後三十四日則

歲前置閏而十月爲壬午朔依法推至九月得丁未朔九日乙

卯而於趙爲九月者於秦爲十二月如此則無疑於鬲文且與

殷術不謀而合戴東原謂考古宜心平凡論一事勿以人之見

蔽我勿以我之見自蔽故今之所推不欲苟同前說然顓頊術

與殷術雖不甚相遠而戰國時之用殷術互古未聞不若顓頊

之略有根據也至小司馬秦不改月之說僕竊以爲不然夏數

得天百王所同周正改月春秋具有明文而詩三百篇之用夏

正者不可枚舉然則漢初雖承秦建亥而賈生之賦淮南之書

何妨仍用夏正史家敘事旣改月數則所載詔書自應追改以

從畫一古人文網闢疏夫亦何嫌何疑而乃援以爲不改月之

證乎足下於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謂十爲七字之誤固無不可
於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謂正月前當置閏則斷不可通夫
秦法閏在歲終自古迄今並無異說續漢書律厯志安帝延光
二年尙書令忠奏云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
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此漢人言秦事當得其真如以無中
氣置閏則秦獻公四年入殷術己酉部四十七年閏餘十八當
閏十二月而正月辛亥朔安得有庚寅乎史記高祖紀不載五
星聚東井事必班氏採他書補入故誤仍秦正僕非自護其前
說也請於三證外更舉一證古詩明月皎夜光篇上言玉衡指
孟冬下言秋蟬鳴樹閒秋蟬而在孟冬則孟冬爲建申之月非
時月俱改乎文選注云漢之孟冬今之七月又云此明實候故
以夏正言之是則上冬下秋不嫌歧異與七月詩前言何以卒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十一
四三
歲後言曰爲改歲者其例正同幸更詳之方今厯學大明夙絕前代惟經生不能知今而術家又疏於考古故中西之法無由融會而得其通僕性好此學而用志多歧忽忽二十餘年未能深造辱承下問用敢對以所知不識足下更有以教我否

弧矢啟祕序

以八綫表步天簡矣妙矣而算表之法必憑六宗三要二簡諸術取數甚難自西人杜德美創爲弧背求弦矢法蒙古明靜庵又補成弦矢求弧背法饒有巧思然猶未及於割切也海寧李君秋紉精思妙悟因杜氏明氏之術而引伸之於是割切二綫亦可與弧背互求而弧綫直綫相爲比例之法至精至備蓋古人割圓之法爲無數多邊形以切近圓周李君割圓之法爲無數諸乘尖堆以切近圓周圓內之諸尖堆合之成弧矢形圓外

之諸尖堆合之成雜綫三角形正弦爲諸尖堆之高則正矢爲
底和故正矢求弧背之術卽從正弦出也正切爲諸尖堆之高
則割徑差爲底較故正割求弧背之術卽從正切出也弦切爲
諸尖堆之高其各乘方皆偶數故以乘除所得加減弦切爲弧
背而弧背求正切之術卽從正弦出也矢割爲諸尖堆之底其
各乘方皆奇數故以乘除所得開平方爲弧背而弧背求正割
之術卽從正矢出也此皆理數之自然二百餘年莫之或省一
旦理解按諸西表而無秒忽之差詎非天學中一大快與抑李
君自謂從諸乘尖堆悟入與西法之從連比例悟入者不同余
謂連比例與尖堆原非二法設天元一爲一率方根爲二率則
三率卽平方積四率卽立方積五率卽三乘方積各以乘數加
一除之卽得各尖堆矣弦矢二綫用連比例之法具見於明氏

書今更以割切言之半徑為連比例一率正切為二率用求弧
 背應減四率三之一加六率五之三減八率七之五加十率九
 之七減十二率十一之九加十四率十三之十一合各率以加
 減正切即弧背真數也半徑為連比例一率倍割徑差為三率
 用求弧背應減五率十二之五加七率七十五之三十二減九
 率四百四十八之百九十五加十一率千九百五十之八百六
 十三減十三率十一萬三千九百十六之五萬一千一百十五
 加十五率九十三萬二百九十三之四十二萬二千二百三十
 二合各率以加減倍割徑差復為連比例三率與一率半徑相
 乘開平方得二率即弧背真數也半徑為連比例一率弧背真
 數為二率用求正切應加四率三之一六率五之二八率四十
 二之十七十率百五十三之六十二十二率千七百五之六百

九十一十四率二萬六千九百四十九之萬九百二十二合各
率以加弧背眞數卽正切也半徑爲連比例一率弧背眞數爲
二率用求正割應加三率二之一五率十二之五七率百五十
之六十一九率三千四百十六之千三百八十五十一率十二
萬四千六百五十之五萬五百二十一十三率六百六十六萬
八千七百七十二之二百七十萬二千七百六十五合各率以
加半徑卽正割也所用率數竝視乘除所得不滿一數而止雖
人算稍繁而不用約法似可與本書互相證明試以質諸李君
知不免鄙鄲之諛也爰書之以爲序

對數探原序

對數探原者海盜李君秋紉所著也西人對數之表以加減代
乘除用之甚易而造之甚難李君巧借諸乘尖堆以定其數又

化諸乘尖堆爲同高同底之平尖堆以圖其形由是遞加遞除而諸對數指顧可得精思所到生面獨開矣究其立法之原不越乎天元以虛求實之理是故尖堆之底卽天元也尖堆之高卽正數也平分其高爲若干分依分各作橫綫以截其積而對數之法由之以生何也對數之首位自一至九止矣一之對數爲○而百億之對數亦爲○故尖堆下段之積不可求而總積亦不可求非無積也正以其大之極而一至九之數不足以名故反命爲○此盈虛消息如環無端之妙也二至十之共積爲一十一至一百之共積爲一一百一至一千之共積亦爲一推之至於萬億無不如是此尖堆漸上漸狹漸下漸闊之理也以加倍代自乘則二段之積不得不同於三四兩段之積以三因代再乘則二段之積不得不又同於五六七八四段之積此尖

堆二段以上積數相等之理也尖堆之底無盡積亦與爲無盡
而求兩對數較則所得皆爲最上一段之積故二十尖堆已足
當億萬尖堆之用西人不達乎此乃用正數屢次開方對數屢
次折半以求之亦識流而昧其原矣易不云乎易則易知簡則
易從李君渺慮凝思無幽不啟蓋實有以通易簡之原而體神
明之撰者西人見之應亦自悔其徒勞也是爲序

讀地球說書後

噶西尼新法謂太陽靜而地球動人聞是說鮮不駭且惑矣今
按尙書考靈耀云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
地下行南而東亦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恆動不止而人
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

御覽三
十六河

圖緯亦有此文

文選勵
志詩注

鄭注考靈耀云地與星辰俱有四游升

降四游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極地雖西極升
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季復正自立夏之後北游夏至北
游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游冬至南游
之極地則升降極上至冬季復正

爾雅釋天疏

釋其文義蓋以最高

為北游之極最卑為南游之極中距為東西游之極也既自西
而北而東而南則不能不旋轉而成圓形而鄭言四季復正者
以其界於高卑中距之中前後各四十五度耳故言北游之極
則曰升降極下在地為極下者在天為最高也言南游之極則
曰升降極上在地為極上者在天為最卑也言東西游之極則
曰升降正中於高卑為適中者實行與平行等也鄭注考靈耀
又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當正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
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

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

上游萬五千里地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漸漸而下爾雅釋天

疏此條專言升降不言四游而實與四游之義互相發錢竹汀

援以爲日行高卑之證其說良是特不知所謂升降者升降於

日輪之四周而徒以近日爲升遠日爲降故於四游之說不能

無疑於心而竟置不論今具列其說觀之知新法實本緯書而

人在舟中之喻尤爲若合符節古人可作當有相視而莫逆者

矣或曰新法言地球自西而東右旋一周而爲一歲今四游之

序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則是左旋也二說何以能合爲一乎曰

以地球靜太陽動觀之太陽固右旋也則設太陽靜而地球動

亦必爲右旋無疑而四游之說乃類於左旋者蓋以日行盈縮

言之也普天下人皆以近日爲南遠日爲北冬至地距太陽極

近則角度大於積度而實行疾於平行是爲南游之極冬至後地距太陽以漸而遠其疾漸減至於春分而升降正中則實行與平行等然而積疾之多正在春分人從地面測之則見太陽在平行之東二度有奇爲疾差之極大者故春分爲西游之極也夏至地距太陽極遠則角度小於積度而實行遲於平行是爲北游之極夏至後地距太陽以漸而近其遲漸減至於秋分而升降正中則實行與平行等然而積遲之多正在秋分人從地面測之則見太陽在平行之西二度有奇爲遲差之極大者故秋分爲東游之極也蓋就每日之實行言之則二分與平行同而二至之盈縮極大故以二分爲升降正中而二至爲升降上下之極也統前後之積差計之則二至爲盈縮起算之端而二分之積差極大春分疾差二度奇太陽在平行西則地爲東

游之極矣然則新法與古法同乎曰亦不同也新法恆星終古
不動而古法星辰亦有四游則古法爲尤善矣恆星距地雖遠
然謂太陽不動而地球行乎四周以地半徑計之距日最遠二
萬二千三百七十四最近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六夫以四萬四
千倍地半徑而加減於恆星天距地之數則必同一時而某方
視某星較近某方視某星較遠又必同一地而某時視某星較
近某時視某星較遠安得均無遠近而地上地下各六宮乎古
法星辰四游並與地同故星辰距地無四時遠近之殊而太陽
終古不動地旋轉於本心復循環於本輪因有晝夜永短冬夏
盈縮之異前人皆以誕妄訾之卽梅穀成亦謂地惟至靜故能
載萬物必無升降之理少見多怪眞緯書之一厄矣王述庵歷
舉緯書之有裨於經者謂其原本聖門非後人所能臆造余論

新法而有取於四游升降之文竊以王說爲不可易云

讀周髀算經書後

此書廢棄已千餘年雖以梅定九戴東原諸公竭力表章而終不克大明於世者以其所言周徑里數皆非實測故也今按經文首章卽云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而七衡圖後又云凡爲此圖以丈爲尺以尺爲寸以寸爲分分一千里凡用繪方八尺一寸然則經中周徑里數皆爲繪圖而設非其眞也天本渾圓而繪圖之法必以視法變爲平圓旣爲平圓則不得以北極爲心而內衡環之中衡環之外衡又環之夫外衡之度本與內衡等也而自圖視之則內衡之度最小中衡稍大外衡乃極大此其出於不得已者一也三衡之度稍細不同繪圖之法必核其實若以

中衡爲主而齊之則內外衡之度多寡不均且奇零難盡故必變度數爲里數而取數始眞此其出於不得已者二也中衡距

北極九十一度三五一本爲周天四分之一而自圖視之半徑六

十〇度八七五〇僅得周天六分之一惟內衡距北極六十六度七五

九與半徑略相近故中外衡距極里數並以內衡度法起算此

其出於不得已者三也然半徑六十〇度八七五〇而內衡距北極

六十六度七五七九兩數相差五度八八九二乃以黃赤二極聯爲一綫

於此綫上距北極五度八八九二指一星以爲識命曰北極璇璣一

晝夜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恆以冬至夜半加子春分夜半加卯

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月建之名因之而起此借

象之第一根也當時實測內外衡相距四十九度九二〇半之得

二十四度五五四六卽黃赤大距加璇璣距北極五度八八九二得三十

○度四三適合周天十二分之一夫中衡距北極本周天十二

分之三也而中衡距內衡又為周天十二分之一則內衡距北

極必為周天十二分之二而與外衡距內衡之度相等此借象

之第二根也里數之根無所取之乃於王城立八尺表以測日

景夏至午正一尺六寸冬至午正一丈三尺五寸其較為一丈

一尺九寸即命十一萬九千里為外衡距內衡數亦即為內衡

距北極數此借象之第三根也乃置十一萬九千里倍之得二

十三萬八千里即內衡徑三之得三十五萬七千里即中衡徑

四之得四十七萬六千里即外衡徑以度命之內衡距北極六

十○度八七內衡距中衡中衡距外衡各三十○度四三若與

實測不符而中衡距北極九十一度三一內衡距璇璣北游六

十六度七五外衡距璇璣南游百十五度八六皆與實測所得

不約而同且黃赤極並無象可見今以璇璣表之可以測北極之高下焉可以得黃極環繞北極之象焉可以明天左旋日右旋一歲而差一周天焉嗚呼可謂巧之至矣但其理隱于法中而未嘗明言其故自趙君卿以下隨文衍義未有能闡其微者戴東原直指北極璇璣爲黃極則璇璣徑二萬三千里而內衡距外衡十一萬九千里判若天淵何可混而爲一錢竹汀以璇璣爲近北極大星似矣而以十一萬九千里爲內外衡相距之實數則黃赤大距三十〇度四三七五亦振古未聞之異說皆由不知周髀爲繪圖之法且其圖爲借象而非實數故耳余於是書蓋嘗展轉思之而得其解後閱西人渾蓋通憲見其外衡大於中衡與周髀合而以切綫定緯度則其度中密外疏無一等等者乃恍然悟周髀之圖欲以經緯通爲一法故曲折如此非眞以

地為平遠而以平遠測天如徐文定公所謂千古大愚者也況地圓之理經中已不啻三令五申安得復生異說故為此論以明其故云

讀山海經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東西二字當互易下文敘次皆自西而東非自東而西也淮南地形訓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其次第與山海經正相反益見經文東西二字為傳寫之誤矣海內西經東胡下四節當在海內北經舜妻登比氏節之後東胡在大澤東即蒙上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之文也海內北經蓋國下九節當在海內東經鉅燕在東北陬之後蓋國在鉅燕南即蒙上鉅燕之文而朝鮮蓬萊並在東海亦灼然可信也海內東經國在

流沙下三節當在海內西經流沙出鍾山節之後上言流沙故
接敘流沙中外諸國下言昆侖墟昆侖山故繼以海內昆侖之
墟在西北脈絡連貫更無可疑不知何時三簡互誤遂致文理
斷續地望乖違今爲移而正之竟似天衣無縫作者有靈當驚
知己于千古也

附錄

先生謂開元占經厯積年於算不合因用演紀術推其上元庚
子至開元二年歲積知占經少三千六十年又以占經顛項厯
歲積攷之史記秦本紀始皇本紀知其術雖起立春而以小雪
距朔之日爲斷蓋秦以十月爲歲首閏在歲終故小雪必在十
月昔人未之言也李尙之用何承天調日法攷古厯日法朔餘
強弱不合者十六家以爲未盡強弱之故爰別立術以日法朔

餘展轉相減以得強弱數但使日法在百萬以上皆可求惟朔
餘過於強率者不可算耳授時術以平立定三差求太陽盈縮
梅氏詳說敷衍未明讀明志乃知卽三色方程之法謂凡兩數
升降有差彼此遞減必得一齊同之數引而伸之卽諸乘差則
八線對數小輪橢圓諸術皆可共貫讀占經所載瞿曇悉達九
執麻而知回回泰西麻法皆淵源於此其所謂高月者卽月孛
月藏者卽月引數日藏者卽日引數特稱名不同亦猶回麻之
稱歲實爲宮分日數朔策爲月分日數之類是也其論婺源江
氏冬至權度推劉宋大明五年十一月乙酉冬至前以壬戌丁
未二日景求太陽實經度而後求兩心差乃專用壬戌今求得
丁未兩心差適與江氏古大今小之說相反蓋偏取一端以伸
己見其根誤在高衝行太疾也西法用實朔距緯求食甚兩心

實相距術繁而得數未確改之以前後兩設時求食甚實引經
得兩心實相距不必更資實朔較本法爲簡而密矣西人割圓
止知內容各等邊之半爲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邊之半爲正
切乃依六宗三要二簡諸術別立求外切各等邊正切線法以
補其闕杜德美求圓周術用圓內六邊形起算雖巧而降位尙
遲謂內容十等邊之一邊卽理分中末線之大分距周較近且
十邊形之周與邊同數不過遞進一位而大分與全分相減卽
得小分則連比例各率可以較數取之入算尤簡易因演爲諸
乘差表可用弧度入算而不用弧背數然尤慮其難記且仍不
能無藉於表因又合兩法而用之則術愈簡而弧線直線相求
之理始盡錢塘項氏割圓捷術止有弦矢求餘線術以爲亦可
通之切割二線因補立其術西人求對數以正數屢次開方對

數屢次折半立術繁重李氏探源以尖堆發其覆捷矣而布算
猶繁且所得者皆前後兩數之較可以造表而不可徑求戴氏
簡法及西人數學啟蒙並有新術而未盡其理乃別爲變通以
求二至九之八對數因任意設數立六術以御之得數皆合復
立還原四術又推而衍之爲和較相求八術自來言對數者未
之聞也又謂對數之用莫便於施之八線而西人未言其立表
之根因冥思力索得之仍用諸承差法迎刃而解尤晚歲造微

之詣

諸可寶
撰傳

畢先生華珍

畢華珍字子筠鎮洋人道光口口舉人官浙江慈谿知縣以病
乞歸僑居嘉興杜門著述邃於音律之學著有律呂元音一卷
其中如較正黃鍾倍律管色不可代十二律歌曲盡變諸篇皆

極精粵能道人所未道云

參張文虎懷舊雜記
錢培名律呂元音後跋

律呂元音自序

大樂與天地同和其源則出於人心之感物而動形之篇章達之聲歌元音之在天地無古今一也然而不求之於中聲其理亦不可得而著聖祖仁皇帝御製律呂正義用千二百黍之積較正黃鍾真數又以黃鍾倍半各數比例相求考驗金石絲竹絃匏諸器人聲高下自然之宜無一不合華珍少喜律學偶有窺測筆之於條若夫本末兼賅精麤咸貫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以俟明體達用之君子

錢先生熙祚

錢熙祚字錫之號雪枝金山人候選通判勤學敦行遇鄉邑善舉利濟羣生者率先倡導設義莊義塾以贍宗族性嗜書籍嘗

得昭文張氏海鵬所刻墨海金壺殘板以原書采擇校讎皆未
 精密因集同志數人僑寓西湖假文瀾閣本晨夕參考復鈔得
 數十種補所未備更益以後出之書為四庫所未著錄者輯刻
 守山閣叢書六百五十二卷珠叢別錄八十七卷繼又得張氏
 借月山房彙鈔殘板復輯為指海成十二集每刻一書首冠提
 要末加後跋其中或注案語或繫札記考訂之精迥出諸家叢
 刻之上阮文達元為作序盛稱其蒼萃羣書津逮後學於人為
 有功於己為有福云道光甲辰卒年四十有四著有守山閣賸
 藁一卷

參凌莖撰傳 阮元撰叢書序
 張文虎懷舊雜記及賸藁序

守山閣叢書序

叢書者蓋雜家之流叢之言聚也眾也聚眾家之書以成書昉
 自左禹錫百川學海洎明以來浸以廣矣顧往往取盈卷秩擇

焉不精以其私臆增刪改竄或且依託舊文僞立名目徒驚淺
人心智而見笑於識者是不可以已乎近世惟抱經盧氏淥飲
鮑氏蒐羅善本去取謹嚴不持穿鑿不參臆說敘錄之家斯爲
極致夫叢書之義在發幽微資考鏡舉放失訂譌脫非欲誇多
鬪靡以博稱於時人亦非矜奇炫新冀與坊賈逐什一之利也
尼山有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日三復心嘗庶幾家故藏書

夙耽泛覽文有異同輒丹黃以識曩閱昭文張若雲氏

海鵬墨海

金壺稟依四庫體例整齊頗多祕秩刊行無何遽燬於火然所
采旣駁校讎未精竊嘗糾其魯魚幾於累牘脫文錯簡不可枚

舉遂擬刊訂重爲更張二三同人慨焉稱善叢書之舉爰始於

此南滙張君嘯山

文虎

同邑顧君尙之

光觀

深思遐覽實襄商榷嘉

善妹婿程君蘭川

文榮

平湖族弟卽山

熙咸

暨從兄漱六

熙經

胞兄湛

園

熙恩

鼎卿

熙輔

舍弟葆堂

熙哲

鱸香

熙泰

同志

參校

不憚

往復

於是

所

夕一編靡閒冬夏咨諏詰難或致斷斷窺管所及隨文附注置

圈於首以別原案逸文可采並著簡末一書甫畢旋授梓氏續

有尋繹別記校勘繫之總分四部不及專集蓋仿張氏之例四

庫之外或有遺珠割愛蒸難依類附驥凡此者或以羽翼經史

或以裨補見聞義取徵信務歸實用門戶之見無所隔閼若夫

茶經酒譜搜神諾皋一切支離瑣屑之言里耳所諧良難廢棄

以云甄錄概從舍旃經始壬辰迄茲十載爲目百有十爲卷六

百五十有二厥功告竣用志顛末惜乎湛園卽山先後捐館不

獲覲是書之成言念及此忽不覺其涕泗之交頤也

珠叢別錄序

予生平無他嗜好惟好涉獵書史而又不喜沾沾守一先生之

言經史以外閒及九流雜藝稗官小說靡不泛覽性願善忘一卷之書裁隔旬日便不記源委又牽於諸冗遇癥結處稍致思輒爲俗物敗興年來俗事愈繁其牽掣而敗興者愈無以自卻讀書真自有福哉雖然卽又未嘗因此而廢我好也人生天地閒事之有益莫有過於讀書者無論聖人賢人單辭隻語舉足以垂世立教卽中材以下下至農圃醫卜百工技藝千慮一得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身心性命推之至於古今興廢風俗政教咸資實用卽一名一物亦足以博聞多識涵養性情天下有益之事庸有過於讀書者哉或曰著書之人不盡大賢狃於所見時有偏謬若夫小道可觀致遠恐泥奈何兼收而並蓄耶嗚呼讀書貴明大義師法舍短在取之何如耳苟得其意雖解牛承蜩可以悟道不得其意則周公太平之書王介甫用之

以誤國書豈能任咎者哉向輯守山閣叢書不無遺珠之憾駒
隙餘閒復蒐得如千種付之梓因識鄙見於首以質世之與予
同好者

程先生文榮

程文榮字蘭川嘉善人性嗜金石嘗得薛尚功鐘鼎款識為宋
時石刻世無二本時阮文達雖有刻本行世然祇據影鈔舊本
參校重雕固未見石刻也又得蜀石經殘字原搨亦希見之品
家有茹古樓所藏圖籍碑帖甚富著有嘉興金石志南邨帖考
各若干卷江寧金石志補四卷鐘鼎款識校誤一卷隸續補一
卷隸續目次考一卷金山錢氏輯刻叢書多種恆參與校訂咸

豐初官江寧府北捕通判三年春粵寇犯金陵登陴守城陷殉

難贈道銜予雲騎尉世職參張文虎懷舊雜記及感逝詩注金石屑

韓先生應陞

韓應陞字對虞號綠卿婁縣人道光甲辰舉人候選內閣中書少好讀周秦諸子爲文古質簡奧非時俗所尙後從同里姚氏椿游得桐城古文義法尤究心時務於算學重學氣學光學聲學諸書每手自校錄時李氏善蘭續譯幾何原本後九卷成卽爲覆校而授之梓家藏圖籍金石甚富咸豐十年粵寇陷郡城所藏與居屋俱燼倉皇走避卒於道遺橐多散失嘯山編爲有用書齋雜著二卷序而行之

參張文虎懷舊雜記及雜著序

以國語... 任... 向... 山... 賦... 賦... 賦... 賦...

... 復... 得... 如... 于... 禮... 付... 之... 賦... 賦... 賦... 賦...

...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二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二

天津徐世昌

校邠學案

校邠宗尙亭林究心經世之學其抗議四十篇亦日知錄

之支流也昔亭林著書謂若果見之行事不難躋斯世於

治古之隆雖託空言而聞者興起後二百餘年而有校邠

與亭林所處不同此心若一使後之人讀其書知儒效可

憑思有用於世斯亭林之緒長已述校邠學案

馮先生桂芬

馮桂芬字林一又字景亭吳縣人道光庚子進士官翰林院編

修咸豐初大臣疏舉人才以先生與林文忠並薦旋以憂歸比

服闋而粵匪已陷金陵承詔勸捐輸練鄉團事辦敘克復諸城

勞晉五品銜擢中允有閒之者告歸不復出會江南大營潰數
郡並陷僅存上海一隅羣議赴皖乞湘鄉曾公援軍慮不遽許
推先生具草乃爲陳危急情狀并時局利鈍及用兵先後所宜
語甚辨曾公許之令合肥李公以水陸諸營東下遂成平吳之
功先生在滬創議立會防局調和中外又設廣方言館儲博通
西學之才而其大有造於鄉邦者莫如蘇松太減漕額長元吳
三縣減佃租舉歷代名公卿思爲民請命不可得者一旦如其
意而蠲除之類沈疴之去體蓋先生數十年夙願亦至是克償
焉先生主講惜陰敬業紫陽正誼諸書院以實學教士成材甚
眾卒於同治十三年年六十有六平生於書無所不讀說經宗
漢儒亦不廢宋凡天文輿地兵制刑法鹽鐵河渠錢漕食貨諸
書靡不窮思極慮推究其本原隱然有撥亂澄清之志作抗議

四十篇關係民生國命精小學算學著有說文段注考正校邠
廬逸箋二種弧矢算術細草圖解西算新法直解校正李氏恆

星圖測定咸豐紀元恆星表顯志堂彙

參左宗棠撰家傳
吳雲撰顯志堂彙序

校邠廬抗議自序

三代聖人之法後人多疑爲疏闊疑爲繁重相率芟夷屏棄如
弁髦敝屣而就其所謂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積今二千餘年
而蕩焉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挾空言以爭之而勢恆不勝迨乎
經歷世變始知三代聖人之法未嘗有此弊夫而後恍然於聖
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試略舉數事言之以億萬人自養則有餘
以一人養千百人則不足觀於今日奉軍國則民力竭養兵勇
則國力又竭而始知聖人兵農合一車徒馬牛甲兵出自民間
之法之善也取士何以始澤宮射御何以登六藝觀於今日文

臣不知兵武臣不曉事而始知聖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什而取不及一視古爲少倍蓰而當一視古轉多觀於今日倍征無藝而始知聖人百畝而徹之法之善也土宜出於地而無窮遠物限於地而難致觀於今日運道阻天庾空而始知聖人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法之善也食爲民天有食斯有民水爲穀母治田先治水觀於今日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饑而始知聖人盡力溝洫之法之善也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汙在人才觀於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聖人鄉舉里選之法之善也郵治必先親睦百行莫先孝弟觀於今日期功陌路富貴貧賤不相恤而始知聖人宗以族得民之法之善也廉遠堂高箋疏有體九重萬里呼籲誰聞觀於今日諫諍設專官民隱不上達而始知聖人懸鞞建鐸庶人傳語之法之善也權所屬則末秩亦

將逞志用不贍則中材不能無求觀於今日奉薄官貪而始知
聖人分田制祿之法之善也天下有億萬不齊之事端古今無
範圍不過之法律觀於今日則例猥瑣案牘繁多而始知聖人
不鑄刑書之法之善也開邊拓土石田不耕長駕遠馭鞭長莫
及觀於今日夷患不已而始知聖人守在四夷之法之善也術
業以不專而疏心思以不用而錮觀於今日器用苦窳借資夷
裔而始知聖人梓匠名官倉庾世氏之法之善也此類尙多更
僕難數然則爲治者將曠然大變一切復古乎日不可古今異
時亦異勢論語稱損益禮稱不相沿襲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
易復有難復有復之而善有復之而不善復之不善者不必論
復之善而難復卽不得以其難而不復況復之善而又易復更
無解於不復去其不當復者用其當復者所有望於先聖後聖

之若合符節矣

復宗法議

三代之法井田封建一廢不可復後人頗有議復之者竊以爲復井田封建不如復宗法宗法者佐國家養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亂民非生而爲亂民也不養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養教之責所謂養不能解衣推食所謂教不能家至戶到尊而不親廣而不切父兄親矣切矣或無父無兄或父兄不才民於是乎失所依惟立爲宗子以養之教之則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遠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從寬而宗子可從嚴也宗法實能彌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詩曰君之宗之公劉立國之始卽以君與宗並重左氏傳晉執戎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正與公劉

詩相表裏蓋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維繫之而其合也彌固嬴政并天下始與井田封建俱廢秦亡之後叔孫通等陋儒不知治本坐令古良法美意浸淫澌滅不可復故漢初知徙大姓借其財力實邊實陵邑而不知復宗法魏晉知立圖譜局而不知復宗法唐重門第至以宰相領圖譜事而不知復宗法惟宋范文正創爲義莊今世踵行者列於旌典又令甲長子沒必立承重孫二事頗得宗法遺意自可因勢利導爲推廣義莊之令有一姓卽立一莊爲薦饗合食治事之地莊制分立養老室恤嫠室育嬰室凡族之寡孤獨入焉讀書室無力從師者入焉養疴室篤疾者入焉又立嚴教室不肖子弟入焉立一宗子復古禮宗子死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以重其事

又有宗婦死夫雖母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名子死爲之斬衰三年則駭俗不可行矣

之曰族正副之以族約

桂林陳文恭公議○公於乾隆中年撫江西有此令未及成而去繼之者以他

獄連及祠戶遂一律毀祠追譜與公意正相反

族正以貴貴為主

安陽許三禮議

先進士次舉

貢生監貴同則長長同則序齒無貴者或長長或賢賢族約

以賢賢為主皆由合族公舉如今義莊主奉法無力建莊者假

廟寺為之嫁娶喪葬以告入塾習業以告應試以告游學經商

以告分居徙居置產斥產以告有孝弟節烈或敗行以告一切

有事於官府以告無力者隨事資之一莊以千人為限逾千人

者分一支莊增一族約單門若稀姓若流寓有力者亦許立莊

無力者擇所附如吳則同出秦伯之類又如昌黎所謂何與韓

同姓為近之類無可附者則合數百人為一總莊亦領以莊正

莊約期於億萬戶皆有所隸而止周禮宗以族得民賅詞也有

謂庶人無宗者非是前人已辨之立莊之後敦勸集資令經費

充瞻另議永停捐例惟存民爵正可爲獎勵立莊之用未宗法
既爲養民教民之原本其有功於國家甚大膺茲上賞不爲過
也竊以爲今天下之大患有可以宗法弭之者不一端一宗法
行而盜賊可不作人性本善孰不知廉恥孰不畏刑罰盜賊之
甘於扞法網者迫於饑寒而已宗法旣行民無饑寒自重犯法
大傳云愛百姓故刑罰中顧氏炎武爲之說曰天下之宗子各
治其族罔攸兼於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又云庶民安故財
用足顧氏曰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
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
之施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物此志也一宗法行
而邪教可不作宗法之善在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邪
教之宗旨大都竊此二語以聚無賴之民始則濟其不足終則

括其有餘鄉愚無知狃目前之利陷於畔逆而不之悟宗法既
行誰不願以其從教主者從宗子哉一宗法行而爭訟械鬪之

事可不作今山東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廣東等省民多聚族而

居強宗豪族桀黠之徒往往結黨呼羣橫行鄉里小則糾訟

中江西諸大族多互訟輒釀大獄巡撫輔
德至疏請禁止毀祠追譜可謂因噎廢食大則械鬪

閩廣最多
近來尤甚

爲害甚鉅皆其族之不肖者號召之夫一族中豈無賢者無權

無責閉戶不與聞而已宗法既行則賢者有權有責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卽有一二不肖者何難以家法治之哉一宗法行而

保甲社倉團練一切之事可行宗法以人人有所隸爲主是億

萬戶固已若網在綱條分縷析於是以保甲爲經宗法爲緯一

經一緯參稽互考常則社倉易於釀資變則團練易於合力論

者謂三代以上之民聚三代以下之民散散者聚之必先聚之

於家然後可聚之於國宗法爲先者聚之於家也保甲爲後者聚之於國也彼商鞅什伍連坐之法亦其時同并未盡離宗法未盡壞之證如後世之民無常居五方雜處比鄰或不相識顧欲與以連坐鞅雖酷亦勢不可行鞅借宗法以行其令而卽廢宗法小人舉動往往如此今保甲諸法之不行者以無宗法爲之先也尙書黎民於變時雍始於親九族詩以關雎麟趾爲王化之始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大學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子自齊其一家爲治平之始億萬姓各齊其億萬家爲治平之終而已矣

文集

宗法論

萬氏充宗學禮質疑論宗法凡八篇徵引博而斷制嚴可謂詳

且明矣獨其四稱大夫之子爲大宗士之子爲小宗則不可以無辨曷言乎宗也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父之適以祭其禰宗祖之適以祭其祖宗曾祖之適以祭其曾祖宗高祖之適以祭其高祖此宗之四也大宗小宗所同也又宗始祖之適以祭其始祖此又宗之一也大宗所獨也鄭注孔疏謂別子之後皆爲大宗大宗之下乃有小宗是人人有一大宗而一族之人因之有聚而無散所謂同姓從宗合族屬者此也高祖以下曰族五世以外曰屬族與族相屬故曰族屬也所謂宗以族得民者此也民之也者眾之也脫如萬說爲大夫者少爲士者多小宗之子孫其相繫屬者亦不過如後世有服之親耳百餘年後各宗其宗國之人大半有四宗無五宗漸且渙散漸且途入所謂從之合之者安在所謂得民者又安在且其所據者大夫有

太祖土祭止及高祖是指祭者言非指所祭者言獨不聞禮父
爲大夫子爲士云云乎武王責紂以世官春秋譏世卿大夫之
後不恆爲大夫士之後不恆爲士其不足據以定宗法明矣至
鄭注小記指別子爲諸侯之庶子注大傳則兼言始來在此國
者陳氏祥道又加起民庶爲卿大夫者而爲三諸儒無異說惟
士庶立宗與否經無明文近人紀氏大奎繹經文以爲亦當有
同姓大同之始祖說自可從詩大雅君之宗之君與宗並言可
見人莫不有君亦莫不有宗亦是一證錢氏大昕直謂士庶無
宗而有藉於族相葬黨相揀州相賙似近朮說夫閭里任卹事
之變者耳井田之法具在六十以上上所養二十以下上所長
與強而專藉相葬相揀相賙爲哉

闕里致經堂記

說經家漢宋一界也漢之中易則虞王書則今古文詩則三家春秋則三傳各一界甚且東西京亦各一界宋之中朱陸亦各一界稍軼其界則曰此外道也於吾家數不合韓非子言儒分爲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蓋自周時已然於是調人之說無所施惟有專所學以訾所異黨枯竹護朽骨攻訐狠怒以詞氣相擊排冒沒濫觴於箴膏肓起廢疾流極於洪水猛獸之論嘻甚矣哉平心論之漢學雜識緯宋學近禪各有所蔽漢學善言考據凡名物象數文字形聲訓詁非漢儒不傳宋學善言義理表章大學於羣經中明誠正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之說陳義大且遠用能晚出千餘年而儼然與漢儒埒實亦各有所長然則學者宜何從曰吾從聖聖人間官問禮問樂學琴知殷周之損益傷杞宋之無徵以及史記家語所紀軼事甚

多實萬世博雅之宗考據本於聖吾不敢訾漢儒也論語曰夫子言性與天道義理本於聖吾不敢訾宋儒也且漢儒何嘗諱言義理宋儒何嘗盡改漢儒考據漢儒宋儒皆聖人之徒也漢古而宋今漢難而宋易毋蔑乎古毋薄乎今毋畏乎難毋忽乎易則學者之爲之也用聖人四科四教之法取之兼收並蓄不調而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曲阜孔君憲彝聖人之後也漢儒宋儒皆通家也以致經名堂兼致之可也

讀史記律書書後

黃鐘長八寸七分一以下十二句訛舛不可讀索隱云上文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十分一舊本十多作七蓋誤也此說是也餘十一句之誤則置之不論集解正義亦然下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此卽三分去一也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

法此卽三分益一也索隱轉從漢志及周禮太師注黃鐘長九寸立算顯與本文不合斯爲巨謬今依法算之十二句中不過衍二字誤七字而已七字之中十誤爲七者居五字蓋後書者不知十分幾爲何語而誤會十分應升爲寸疑十字無解故皆改之至所謂幾分幾者則約略之語也太師鄭注以九寸立算一字不誤賈疏於最易者詳之稍難者略之與索隱集解正義同病此亦如王制方田步尺孔疏陳集說皆誤而鄭注獨不誤康成於算學非專家而其精若此宜其獨有千古矣

黃鐘長八寸十分一

原作七分一今正十分一卽一分下放此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言七寸五分又小餘三分之一也下放此此三分之一爲弱○

小餘爲八五一八五有奇當

云又二十七分之二十三

太簇長八寸十分二

原作七分二今正

夾鐘長六寸七分三分一

原作六寸一分今正此三分之一為弱○小餘為四云三七六

有奇當云二百四十三分之六十三

姑洗長六寸十分四

原作七分四今正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

此三分二為強○小餘為九三二二三有奇當云二千一百八

十七分之二千三十九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二

原作三分一今正此三分二為強○小餘為八八八八有奇

當云又九分之八

林鐘長五寸十分四

原作七分四今正

夷則長五寸三分二

原五寸下衍四分二字今刪此三分二為弱○小餘為五六七九○有奇

當云八十一分之四十六

南呂長四寸十分八

原作七分八今正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此三分二為強○小餘九四九一七有奇當云七百二十九分

之六百
九十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三分
二適足

算法黃鐘八寸一分下生林鐘應倍之為十六寸二分三除

之得五寸四分為林鐘數上生太簇應四乘之為二十六寸

六分三除之得七寸二分為太簇數下生南呂應倍之為十

四寸四分三除之得四寸八分為南呂數上生姑洗應四乘

之為十九寸二分三除之得六寸四分為姑洗數下生應鐘

應倍之為十二寸八分三除之得整數四寸二分餘數約之

為三分之二為應鐘數上生蕤賓應四乘之則用整數乘零

分之法以整數乘分子得數以分母除之即所求之數法先

以四乘四寸二分得十六寸八分次以四乘分子二既乘之
後始不

用原分子得八以分母三除之滿分母便於上數加一分今滿分

母者二以加上數十六寸八分得十七寸去六餘二爲今分
子是爲乘得十七寸又三分仍用原分母之二應三除之則用整
數除零分之法以整數乘分母而所得之今分母與原分子
卽所求之數法先以三除十七寸得五寸六分餘二卽以原
分母數化爲分得六記於原分子之旁次以三乘原分母三
宜用除而反用乘以子有受除不受除而乘母與除子比例同也既乘之後始不同原分母得九爲今分
母再以原分子二與所化之六相併得八爲今分子是爲除
得五寸六分又九分之八爲蕤賓數以下皆放此

跋海國圖志

是書以林文忠公所譯四洲志爲藍本不宜轉取從前之職方
外紀萬國全圖等書以補其所無不幾以春秋列國補戰國策
乎又西人地理書皆著經緯度真得地理要義正恨中國古書

無此故并省沿革多所聚訟魏氏不知輒多刪薙今以英人地

理全志米人禱理哲地球說略校之多所不合如耶穌生於猶

太明史據利瑪竇言生於如德亞是如德亞即猶太為今土耳

其東境不宜屬之印度誤一也波蘭注肖為今西俄羅斯地在

通國五十七部之中不宜列波蘭為一國誤二也領墨國下述

加納王事即全志噠國駕奴特王事案說略噠國又名噠馬噠

馬即領墨之轉乃別出噠國又出大尼國臆斷領墨大尼同用

黃旗非一國幸所引萬國全圖經緯度大尼度正與全志噠國

度合是止一噠國而歧為三誤三也瑞丁國即瑞顛綏林即綏

蘭為瑞顛之首部又那威國久并於瑞顛

地理全志瑞顛國為那威本屬於噠嘉慶

乃別出綏林國那威國是止

二十年以瑞地之近於噠國者歸噠以那威歸瑞由是合為一國

一瑞顛而亦歧為三誤四也偶校數卷即有此誤恐全帙尚不

止此又圖中列天下萬國而旁注中國之畫長畫短綫更無解

於不知而作之譏矣

田餘圖始於效川

墓志

李顯章

附錄

喜御大寒言明事李中書李尚之兩代主嘗以意豈致向

先生少時為某邑令記室兼治錢穀令以欠糧欲禡生員力爭

不得拂衣去先生澄慮寡言及臨大事決大疑往往慷慨激昂

直任不辭律已甚嚴居常不輕與人接客游陶文毅裕忠靖諸

公幕中自未仕時已名重大江南北林文忠尤有國士之目

李鴻

章撰墓志銘 吳雲撰顯志堂稟序

先生艸乞援書湘鄉曾公覽之心動遂以合肥李公總統蘇軍

率兵一萬南援越三年先生謁公金陵縱言及之公曰東南事

不出君書亦一段文字因緣也

顯志堂稟皖水迎師記

先生母夫人家為催科所破嘗語先生曰汝他日有言責此弟

一事也先生因是留心漕賦三十餘年官中一言一事涉及此者必求其詳手錄之哀然成帙先辭湘鄉之招後入合肥幕府

蓋爲此也

顯志堂彙江蘇減賦記

先生謂生平好讀書未嘗一日廢業性迂未嘗與一曲讎自謂無足奇人輒交口稱之所自信者有二操守第一萬鍾千駟不能易吾節少賤通知民情留意掌故二者竊自謂不居人下乃人輒目爲文學之士不以吏事相許至以非義之取嘗試者斥甲而乙至斥乙而丙至蓋自通籍二十年雖漸久漸稀而終不能絕以汙於今何與生平所自信者適相反也

顯志堂彙五十一自訟文

先生喜疇人家言師事李申耆李尙之兩先生嘗以意造定向

尺及反羅經用以步田繪圖試行於川沙

李鴻章撰墓志銘

先生治經通小學故不爲浮詞尤精隸首之學能推而行之清

丈之法生焉敘庚申閒事有史筆

俞樾撰顯志堂彙序

校邠弟子

吳先生大澂

吳大澂字清卿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入翰林歷官湖南巡撫
罷歸先生長文學通訓詁酷嗜金石有所見輒手摹之或圖其
形存篋笥積久得百數十器編恆軒吉金錄又盡取潘氏暨灘
縣陳氏福山王氏諸家合己所舊藏拓本攷而釋之都十四卷
仿宋歐陽公例名曰窳齋集古錄其言曰說文之字皆周末相
沿非孔子六經舊簡故求之說文而不可通者往往於經典釋
文得之如徐之古文邕周禮雍氏注征徐戎釋文劉本作邕舉
沈兒鐘魯公伐邕鼎爲證又如來作速韞通邕釋文所存異字
多與古器銘密合人初不信後見燉煌唐寫本釋文虞書雖止

十一葉亦校通志抱經兩刻增字不啻倍蓰說文所無殆難枚舉而今則古字亡矣然後知初唐舊本陸氏所存古字實有溢出許書之外而先生之言信而有徵也復哀鐘鼎異文撰說文古籀補十四卷附錄一卷就古今文以探製字之原撰字說一

卷

參家傳
志堂彙序

王先生頌蔚

王頌蔚號芾卿又號蒿隱長洲人光緒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洊升郎中充軍機章京記名御史先生七歲就家塾所讀倍年長者每自塾歸則爲諸兄鈔錄文字或翻檢書籍長益肆力於學試紫陽正誼諸書院受知於校邠後校邠修蘇州府志聘先生任纂藝文古蹟諸門與葉鞠裳交最篤同受訓詁之學於潘邕侯又同爲常熟瞿氏校定鐵琴銅劍樓書目

左右采獲時望益隆吳之學者咸推王葉齊名在官餘暇手不釋卷以昭代經學超越宋明各經皆有補疏周禮爲歷朝典章制度所由出獨無專書毅然以義疏自任發凡起例實事求是爲生平最勤心力之一又以前人譜錄金石皆致力唐宋以前惟遼金元建都北方南省聞見窅遠紀載每多失實思以金石糾正之乃有志搜羅近畿金石嘗於方略館故紙堆中見殿板初印明史殘本眉上黏有黃籤審爲乾隆朝擬撰考證未竟之本因多方搜求逐條釐訂芟其繇冗採其精要成明史考證擴逸四十二卷卒年四十有八所著寫禮廡文集詩集明史考證擴逸碑記古書經眼錄均經其子刊行周禮義疏殘藁藏於家

參史傳 王
府君事略

文集

文苑論語正義補序

國朝乾嘉閒學者揚州爲盛揚州之學高郵王氏父子儀徵相國振敷扶絕陶染後進最稱大師餘若李大令惇汪明經中焦孝廉循江上舍藩輩亦皆根稊漢儒辨章古學粹然成一家言至於衰持遺經綿歷數世師傳不失如古大小歐陽尙書平原高氏世習魯詩之比則莫如儀徵寶應兩劉氏儀徵之劉自孟瞻伯山兩先生至恭甫明經皆世左氏學寶應之劉自端臨楚楨兩先生至我友叔俛孝廉皆世論語學顧左氏傳疏以三世纂集之勤尙未卒業而論語正義則楚楨先生世屬稟已具君遂足成之寫定於同治丙寅宣羽海內學人豎印越十有餘年君讀書日益博復匆集儒先古誼參以並世諸家之說條舉件繫題曰論語正義補其中隱文奧誼皆前編所未及而精審翔

實亦略相等如傳不習乎魯讀傳爲專引廣雅專業也可正近
儒增字訓釋之非兼可訂桂氏說文義證六寸簿之誤苟志於
仁矣讀苟爲居力反謂苟爲謹敕之意引申之則爲誠下篇苟
子之不欲苟有用我者苟合苟完苟美皆訓誠亦當讀居力反
案賈子道術志操精果謂之誠苟訓爲誠卽急救之意經典苟
字誤從艸故苟行苟廢聘禮記賓爲苟敬釋文無音是唐以前
已不識苟字矣德不孤必有鄰引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注爲
證訓鄰爲報乃六朝經師舊詁之廬存者自行束脩以上據書
大傳太公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謂古者事師有脩脯爲摯
案書堯典二生一死贊士相見摯冬用雉夏用脍鄭注夏用脍
備腐臭也是摯用脩脯之證億則屢中據越絕書屬貨殖言與
論衡合亦西漢舊解魯衛之政引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迺宣

魯衛之政敷二南之澤又謂詩於二南後次以邶鄘衛所以見異於諸國魯列三頌故不與周詩相次以此申明包說可正後儒就衰世言之謬必也狂狷乎據中庸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謂賢者卽狂不肖者卽狷案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是中庸卽中行故以賢不肖釋狂狷集解最諦公伯寮據御覽引論語摘輔象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謂其後或遷善爲直士今案緯文公伯周承仲弓宰我子游公治長子夏之次是然孔門弟子又爲史遷馬季長增一左證蓋寮惟疾惡而過乎中故有愬子路之事譙周俗儒未可援以難史記也凡此諸條誼至精塙皆前人未發之蘊有功經訓甚鉅竊惟國家右文稽古鴻生魁壘靡不轍宋祧唐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穀梁孝經爾雅孟子皆有全疑雖純駁不一以

視六朝唐宋諸家延誼實已過之惟論語獨闕蓋四子書限於
令甲場屋程藝墨守宋儒無敢踰越故乾嘉諸老師治此經者
較尠江都徐文學復嘗著延證見漢學師承記及江氏隸經文
其書不傳以頌蔚所聞近今爲此學者君家之外有吳縣潘氏
父子朗如邇侯兩明經潘書集古注此承用集解猶江孫二家
尙書與王氏後案略例小異其爲漢學一也

葉先生昌熾

葉昌熾字鞠裳長洲人性簡淡沈靜好稽考目錄辨別版本游
幕廣州適吳憲齋視學是邦相與討論金石文字光緒己丑成
進士入翰林出潘文勤門卽館於其家凡滂喜齋宋槧元鈔皆
遍閱之每自恨家貧不能多得異書復歎自來藏書家節衣縮
食匆集善本曾不再傳遺書星散有名姓翳如之感因網羅前

聞擴撫軼事成藏書紀事詩六卷共二百餘首由宋迄清貴如
明衡徽諸藩微如安麓村錢聽默之屬紀載靡遺蓋著錄中之
別格也交福山王文敏諸人益研求碑版久之積至八千餘通
更撰語石十卷爲後來考斯學者入門之資舉夫制作之名誼
標題之發凡書學之升降藏弃之源流以逮撫拓裝池瑣聞雅
故分門別類條理秩然邠州城西有大佛寺石室纍纍皆唐宋
元人題刻壬寅督學度隴盡拓以歸排纘考訂成邠州石室錄
三卷烏程劉氏好刻書延繆藝風與先生任讎校題跋出先生
爲多有奇觚廩文集

參史傳

文集

書宋仁宗洪範政鑒後

尙書大傳三卷鄭康成注舊本已佚諸家所輯有孫晴川本盧

雅雨本孔叢伯本陳恭甫本四家之中以陳氏本爲善其洪範五行傳五事六沴大要皆取諸續漢書五行志鄭君注則取諸劉昭注顧五行之士五事之思劉昭注全闕陳氏於思心不容是謂不聖節鄭注以文獻通考彌逢其闕至治宮室飾臺榭一節則無可掇拾矣此書所引鄭注容然無思其他異同可以補逸刊譌者亦不可枚舉今以陳氏本校之惟金沴木注云人心逆則怒木金水火土氣爲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此書殄作沴案沴卽傳所謂六沴作殄者形誤耳又厥咎茶注云茶緩也君視不瞭則茶緩矣此書茶皆作舒古今字君視不瞭作臣不瞭案鄭於厥咎狂云君臣不敬厥咎僭云君臣不治厥咎急云君臣不謀厥咎霽云君臣不明均以君臣並舉此處不當有異此本作臣不瞭不誤但上奪君字耳陳本奪臣字而以視字足

之非其舊矣又是謂不聖注云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
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此書通
以待之上重思心二字是下無非字又厥罰常風注云風亦出
內兩陽寒燠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此書命上有性字
微作證案作證者是也此字蓋本作徵宋人避諱代以證字作
微則不可通矣又時則有脂夜之妖此書有鄭注云夜讀曰服
脂膏所煎之物思心實也此謂變易八珍作新味者也凡二十
五字陳闕又惟木金水火沴土注云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
陽臣強君之異此書亦下有近字絕句異作災又王之不極是
謂不建鄭注王君也此書作皇之不極引鄭注云皇作王君也
乃知傳本作皇鄭君易爲王字與容易爲睿一例陳竟改作王
傳注皆失其真矣又注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

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此書性情二字倒不中下有和字又厥極弱注引易曰貴而无位此書作易說亢龍曰又或云懦不毅也此書毅作恭案毅字劉注作敬是也恭字避宋諱改陳據他書改作毅非是又時則有射妖注云射王度之極也此書作王極之度案注又云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以儀釋度此節本言王極則作王極之度於義爲長又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疴注云陰陽之神曰精氣此書氣作神又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此書亂作錯逆行作失次注亂謂薄食鬪並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亂字逆字同守舍之類下有太公曰人主好武事兵革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此鄭君所引古書僅存於今者陳闕又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注云當明其吉凶變異此書吉凶作沴見又八月九月惟

聽首司聽爲聽之誤各本皆然此書獨作聽注云此月數夏數也此書作此皆據夏數又口五行相王之次五上一字陳本空圍此書作用又引子駿曰此作劉向日又於四時之氣似近其類此書類作實又傳凡六沴之作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此書公卿作正卿注下側至黃昏此書則作晡又離逢非沴注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此書非能作無能又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此書示作沴又禦貌于喬忿及注喬字此書並作驕亦古今字注云止貌之失者在於喬忿此書喬上有去字案喬忿正爲貌失何得云止則有去字者是矣又忿戾無期此書作無類又禦聽于怵攸注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訥訥此書灌作曠蹻作嶠訥作純曠嶠或爲駮文訥訥與純純必爲三家舊文尙未知其誰是也又禦思心于有尤注云止思心之

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容之刑義不可通此
書無有所過欲四字下過字作欲則渙然冰釋矣又禦王極于
宗始注云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此作延期無錄字又飲食不享
注享獻也此書下有不如獻禮也五字陳闕又輕百姓注引春
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此書無下正字又金不從革
注金性從形此書形作刑凡此諸文皆可訂陳本之失至治宮
室節臺榭句下引鄭康成曰紫宮太微宮室臺榭之象太微西
南有靈臺又內淫亂犯親戚句下引鄭康成曰太帝太子后妃
羣妾同居紫宮內淫亂犯親戚之象又侮父兄句下引鄭康成
曰天文混爲一體北斗指使四方太微五帝轉相乘貶侮父兄
之象又則稼穡不成句下引鄭康成曰君行此五者爲違天中
宮之政中宮於地爲土性安靜春夏和烝秋冬收閉入所用殖

五穀者無故苗生消惡或秀實不就是謂稼穡不成其他變異皆屬沴風鄭注百餘字皆傳注所未采陳氏欲補而未由者也萬古長夜一旦豁然豈不快哉然亦有此書誤而可據他書所引以糾正之者如傳時則有華孽爲思心之孽此書移於王極下案王極自有龍蛇之孽則此句實爲錯簡又思心不容鄭注容當爲睿通也是傳本作容字鄭改爲睿今此書凡容字皆竟作睿則誤矣又厥咎瞽鄭注故子駿傳曰瞽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精曰眊續漢書劉昭注如此今此書作故曰眊區睿也君臣不立則上下睿矣目少精曰眊案睿爲思心之咎瞽爲玉極之咎其義雖同而文則異且目少精曰眊是呂忱語非鄭君語此書節去字林曰三字而羸入之誤之甚矣又遇宋諱如敬字皆代以恭恆字皆代以常徵字皆代以

證閒有刪節字句以避之者亦未可據以改今本也此書世無傳本再同太史自明緝熙殿寫本傳錄出以見示共十二卷以洪範五行傳爲經以諸文爲緯所引尙書馬鄭注及史記漢書皆與今本有異同不及悉校第卽洪範五行一篇論之已與覆釜墜甑同其珍祕矣

管先生禮耕

管禮耕字申季元和人歲貢生長訓誥嘗言唐以正義立學官漢魏六朝遺說積久泰半闕不完凡所攷見獨存釋文而今本踏駁非其舊思總稽羣籍爲校證未及半而卒

參史傳

袁先生寶璜

袁寶璜字環禹元和人光緒乙未進士官刑部主事通經小學

兼及算術著書未成而卒

參史傳

兼又案校邠弟子之可攷者尙有朱培源孫文楷徐鳳銜李文
資寶楷潘其鳳陳其錫汪銘清郁曾儒夏從錡徐誦芬黃禮讓
徐敦仁柳商賢附識其名

校邠交游

姚先生瑩

別見惜抱學案

陳先生奂

別為南園學案

俞先生樾

別為曲園學案

陳先生時

陳時號若木宜興人究心朝章國故輿地水利河渠鹽法漕運
洞悉源流利弊精於名法家言浮沈州縣幕二十年道光初撫
部歛縣程簡敬公閱其所上讞大異之招入幕有加禮聲譽驟
起自是三十餘年更十數督撫莫不以得先生一顧為榮生平

關節不到頗高自標置於所主不稍假辭色公事外不他及所
主遷去君必先歸代者必遣使數輩迓之始至與校邠同客裕
靖節所爲忘年交嘗爲校邠言吾人宜爲一二有益民生之事
庶不虛生天地閒蘇屬重賦困民浮收更困民安得一賢大吏
挽回之厥後蘇撫行捐抵上下忙法平價徵錢行大小均賦法
皆先生意也裕靖節鎮海兵潰僚屬將擁之走先生曰吾無官
守可不死公不死則萬矢集公終一死死西市死此孰愈百代
瞻仰在瞬息閒勿悔靖節以爲然則酌酒生奠之伏地哭曰公

從此千古矣

參顯志堂陳
君若木家傳

表模範弟子之可效者何有朱增源孫文楷徐鳳奇李文
清潘其鳳陳其錫汪銘清邵曾備夏從鍾徐壽芬黃禮讓
徐文和商賢附識其名

蘇拙千古矣 蘇若木案典
參鳳志堂刻

朝既立難息問以辨龍潛以欲然順相醉坐奠之舟此哭日公
守匪不派及不派頃萬夫舉公孫一派派西市派北醇愈百升
管我坐意出谷龍神龍神其斯斯風報神之去矣坐日吾無言
辨回之淵餘蘊無計能辨上下外若平賈潛幾行大小以類志
漁不盡坐天此間蘊亂重烟因只若也更因列與將監復光更
鼓潛漁欲忘筆交養欲效松言吾人宜為持二百益致坐文確
主徵夫標必於淵外若必黃此規畢致文飲至與對松同容備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三